



天備子集第三卷

序

韓丹水先生詩文集序

代座師作師與丹水俱瀘州人丁卯冬

吾師丹水韓公詩文若干首皆公宦游所及酬暢征
行之作也公自綿而馮而滇自滇而取道建越奉徵
書以達都門為塗萬有五千餘里所至皆重崖複淵
毒霧淫蒸猿猴狔猩啼風瀟雨之地然後南踰江淮
則金陵之勝具焉刻成而讀公之詩若文者莫不驚
其富畏其敏以為才有過人者而予則謂此未足以

上海圖書館藏

蓋公也。從古征行之咏，莫詳於杜少陵。而山水奇偉，怪癖之好，無如柳子厚。子厚之愚溪西山，幾與鄧涓、鄧杲、爭泉石之價。而少陵自陷賊，至行在中，更鄜秦、梓潼、雲安、夔巫，艱難百折，盡見於詩。然讀子厚之記，如復乳穴，誌苛政，一似不忘情於時事。而誦少陵者，必以其饑寒流離，一飯不忘君為重。以為此三百篇之意也。推斯義以論公，可得而知矣。公今以衛尉躋戶曹，江南之名俊，過陪京而問業者，踵相接也。其所唱酬，固與少陵子厚殊科。其作命於滇，皆當今文武

重地，亦非如兩公播遷流寓者比。然是時西南之亂，再見告矣。而吾州為甚。公所為憂家痛國，比於北征、陳陶之什者，不啻數見。至於建越記行，尤三致意焉。此地諸葛武侯所從濟師，以靖南中。承平日久，當事者視如蛟宮鬼國。讀公所記，如設檣會州武定，以通聲援，推銀場以饗郵傳，一三夷弁酋婦，忠義之槩，不及聞於朝。與夫川事所以敗，而人未之知者，皆足備當事者之採錄。然後知公之詩文，與史氏相表裏。而區區以櫛風沐雨，不廢吟咏為足，以見公之未嘗

未可以盡公也。韓氏爲吾州望族，先吏部之風烈，羣從子弟之博雅，衆所推畏。而予又辱從公遊，其知公之深，固有出於衆論之外者。且公雍容卽署，仕方通顯，宦遊之轍，將半天下，所居必皆東南冠蓋財賦征輸軍國寄命之邦，非如少陵子厚，僅以空言見志，而天下所推文墨議論，有十倍於滇雲者。公將叱馭而驅之，蓋不啻九折之坂，七縱之橋，以箚險稱勝也。故吾所以序公者如此，要使讀公之詩文者，得其忠孝之思而已矣。

羅元長制藝序 丁卯夏

予鄉之未籍諸生，而名聞於四方者三人，曰劉叔夏、仰震、陳元夫。善羅元長加緝而三人者，與予皆有過從之雅。叔夏以白衣入北雍，竟不屑爲郡縣學籍。元夫元長，則有待焉。予細觀三人者，叔夏走公卿如鷲，卽如吉水鄒汝瞻、宣城湯嘉賓兩公，世所號爲閭戶水火者，叔夏盡符其歡心。其後復從涂大司馬招海寇，援東方如齋童男女入海求神仙，以風爲解者，又數參軍事，茅社生幕中。予始知叔夏之名，不盡以文

立也。元夫視叔夏差簡僂，其交稍寡。所指數公卿，獨在宣城。近又往來吾友周介生所。元夫之名，雖不由他塗，然所交皆天下所推文章所聚，號精兵處，則元夫之名，亦不盡以文立也。獨怪元長生宜黃山中，非通都大邑，無達官貴人之助，一旦手其父子文，持毛伯大力二公之序而謁予，貌克而氣澤，與之言，循理中節，非若叔夏之歷詆公卿，狎大人，援大人以自雄者。而毛伯則今天下所推宣城之嫡也。且其生平斤斤許可，其於予與大士，號稱老友，然持論尚多不合。

而乃心許元長，至於大力，其爲人在明昧之間，與之言文，心開目朗，與之談貴人宦局，昏昏欲睡，度於元長，蓋言其心之明者也。計元長所以得於丘章二公，必有異焉者。迨讀其文，而知元長所以立也。其文如是，其推許者如是，無叔夏之誕，無元夫之奔走，自脩庭戶之中，而名達於湖山千里之外，元長得無有不足乎。抑將以靜勝自異也。然則吾序元長，而併及叔夏元夫，則元長之所得自見矣。脩其本而未自應，元長必有味吾言者。或曰：天下多事，齊魯以口舌得官。

叔夏將來所得不獨勝元夫併勝元長元長之名雖以文立意者必居叔夏元夫之間而後可元長有以自處乎雖然元長一日而師毛伯撼大力視叔夏元夫何若元長所得亦侈大矣哉

平遠堂社藝序

丁卯夏

建昌郡治之南平遠臺基在焉其地本以臨曠據高取郭熙秋山平遠之義以名之而吾友吳逢因與予年家子葉孟侯暨諸同人結社其中因以名其篇而屬予爲之言夫目之所見有物封之不能盡環堵至於江天萬里目盡孤鴻青山一髮杳杳天際若是者爲平生於遠耶抑平而後遠也爲文亦若是而已矣六經語孟之理平易質實天下後世未有能盡其際者也至於諸子百家之書好爲艱深詭異與天下後

世爭奇平之稱然推之而不能達按之而無深遠以
自藏彼亟亟然欲其言之傳也而不知其見之有物
以封之也推斯義以律今之爲制舉藝者將何去何
從乎夫理僻者詞必窒詞艱者境必狹今之雕琢其
句幽澹其意者吾知其所挾矣豈成弘正嘉隆萬以
來大家輩出遂不知世間有繁露太任郭象王弼之
書而待近日之摹擬割竄以爲奇乎抑厭之而不爲
也噫何其視先輩之淺也今其文具在嘗試與諸君
醜酒登臺而讀之觀其離合斷續有無滅沒此斯臺

之落霞斷岸蒼然暮色也觀其萬象一毫衆理畢會
此斯臺之列岫千螺春田一抔也觀其高峻簡潔芒
寒骨立此斯臺之層崖飛瀑銀河千仞也觀其軒湧
起伏取態立勢此斯臺之走龍蛇蹲虎兕而翔鸞鳳
也如是則吾方疑所謂平遠者尙不足盡斯文之曲
折而以視世之艱深詭異直如窮源僻塢一無所見
而已矣然則諸君子之以名其篇其有取爾也建昌
於江右山水之勝獨甲他郡士生其間宜其雄深渾
厚與曾子固羅景鳴之文章經術後先蔚起而逢因

孟侯輩極恢竒奧衍之觀、雖其爲文、耻諧流俗、然視世之矜挾一二子語、沾沾摹倣以爲竒傑、則又若有夷然不屑者、丹崖綠巘、蓬山石室、生物之功、不與焉。平疇廣野、沃饒千里、我黍我稷、顧其名、思其義、諸君子逢年之利、操契而侯之矣、雖然、更有進焉、斯象也、洞庭始波、木葉微脫、寥寂而氣清、然後得之意、夫文之至者、朝氣怒生、不得而與也、霜降木落、水潦縮而源泉見、然後有以盡天下之理、則信乎秋山平遠之義、不以名吾臺、而以名吾文、此又吾序諸君子意也。

吳逢因近藝叙 丁卯夏

丙寅之冬、逢因維舟過我、讀其文、如鐵騎戈甲之驟吾前、友其人、穆如清風、予方欲爲之序言、而病未能也、因謂逢因、孟子言才、不罪才、而罪夫不能盡其才者、夫才有小大、而人未嘗無才、吾不求盡夫文之量、而求盡吾才之量而止、則何不可爲者、世之才庸而售者多矣、吾觀其文、磨礪工緻、適如其分、而無溢思、卽舍吾所長、而降心就之、有不能者、况於智薄而謀寡、力小而圖大、均之棄吾才而不盡者也、今歲之夏

逢因貽我長牘首尾千文復申前請雖然吾何以益
逢因哉從古文章之變必有人焉從中救之救之而
非所救與救之而失其平者皆斯文之罪人而失其
平者爲尤甚無他彼智薄而謀尊力小而圖大也先
漢之文枝葉扶疎寓法于無法之中東漢之人見其
蒼莽朴拙而以爲未盡也其勢必至於整齊排儷浸
淫數百年以至李唐而終不能盡洗六朝浮蕪之習
此救之而非所救者也歐陽蘇氏數大家力追古道
其仰師秦漢雖百世無以加而議者徒見南渡以後

至於元之萎薺不振也取左國史漢而抄襲之幾
無完膚使讀之者嘔噓而不能已此救之而失其平
者也夫救之而非所救與救之而失其平其弊皆歸
於陳腐而失其平者爲甚蓋所謂智薄而謀尊力小
而圖大者元美于鱗諸公所不能免使其盡去陳言
而就吾才竟之豈無有可觀者而又安有不盡其才
之嘆乎今日制舉一道何以異此向者吾鄉一二同
人以通經學古挽回斯道而吾友大士爲功之首大
士所謂天授非人力也然其借徑徵材羣籍畢見竊

其句字者、千人一律、勢必至陳腐而後已。此逢因所
謂因李斯而罪蘭陵也。逢因發憤著書、勢必不以所
非爲是、今其文具在、其視救之之功、與救之而失其
平者何若、世必有辨之者、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氣之
所蒸、非作而致之也。若逢因可謂能盡其才者矣。建
於他郡、其土沃衍、麻源鳳山、極遊觀之勝、四時歌舞
聲妓之樂、士鮮不以此爲累者。逢因幽居深念、堅忍
沉摯、不與外事、與深山學道之夫無異。計其所造、必
盡其才而止。
其然、元文、燕足怪者、故吾序逢因、益之以前言而

正

已、而又以正告天下、使人人知夫有才而不盡者如
斯、無事乎智薄而謀寡、力小而圖大也。之界風氣、士
俗與江、賴雜竹木之利、衣被他郡、民不外求而自足。
富者兼并役使、甚則壅埋脩怨、機毒矢以待事、後則
羣金錢、過繼貴、所變幻得脫、故訟常數歲、不解其所
榮、後贊郎衣金紫、沾沾自喜、其俗如此、其於文章、筆
硯之好、可知也。近有滄若水、暨其子文栢、乃始慕交
游、謁名社、如江南名士所爲、然吾觀若水、本以任俠

謂因李斯而罪蘭陵也。逢因發憤著書，勢必不以所
非爲是。今其文具在，其視救之之功，與救之而失其
卒者何若？世必有辨之者。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氣，之
所蒸，其作而致也。若逢湖河，謂能盡其才者矣。建
於他郡，其土沃，行麻，其風，極遊觀之勝。四時歌舞
聲效之樂，士鮮不以此爲樂者。逢因幽居深念，堅忍
淇無事，平昔輟而耕，其心小而圖大也。其所以造必
日而文以五音，天下與人，人味未嘗不聞，不盡其收。

羅子合制藝序

丁卯夏

宜黃於撫爲僻屬，其地極建昌軍南豐之界，風氣土
俗與汀贛雜，竹木之利，衣被他郡，民不外求而自足。
富者兼并役使，甚則椎埋脩怨，機毒矢以待，事發則
輦金錢，通顯貴，祈變幻得脫，故訟常數歲不解。其所
榮侈貲郎，衣金紫，沾沾自喜，其俗如此。其於文章筆
硯之好可知也。近有涂若水，暨其子文栢，乃始慕交
游，謁名社，如江南名士所爲。然吾觀若水本以任俠
破家，諸公貴人，因有高而禮之者，如吾友賀可上聞。

子將會堯臣等皆有所稱許文栢則以入陳大士幕中、大士爲游揚諸公間、於是若水父子之名不界而入於郡縣有司之耳、其邑人爭慕之、無何而又得羅予合、暨其子元長、意若聞涂氏父子之風而興起者、而丘毛伯章大力二先生又爲之表章、然吾觀予合之文、有足多者、非必斤斤與若水父子上下頡頏、且似無煩二先生然、夫陳玉於肆、主人不言而觀者畢至、信者半、疑者半、則玉之爲玉、未可知也、然不如是、不足以定玉、今二先生之言羅氏父子也、爲一言而

定玉乎、抑猶與觀者側足傍睨、而未有所定也、然不如是、不足以定王者、何也、其俗使然也、士之生宜黃者、皆如其俗、則無爲若水文栢之爲者、又將無予合無元長、如是雖有玉焉、天下安得而見之、夫士患志不立耳、聞有談交游名社者、則相與笑且侮之、聞貲卽衣金紫、出入縣簿尉之門、後使兼并、視隸農如臣妾、則相與艷之、此若水向者所羞稱、而以義俠自豪、且訓其子以文也、然則爲玉有道、爲若水文栢而已、爲若水文栢有道、過毛伯大力大士之門、定其值焉、

而已若予者既得若水文栢之文而序之今又得予
合元長之文而序之一時父子之選皆萃於予嗚呼
盛哉

諸子玉粒序 丁卯夏

山陰王廣益取其所選諸子名曰玉粒既壽之梓而
以弁言見屬竊謂經史之後能爲六經史漢之文章
者尚有數大家而諸子之後無復爲諸子者何也六
經之理高深廣大由其塗者千萬年而未有窮也史
屬辭而麗於物所譏盛衰大指成學治古文者蓋有
不待勉而爲之矣若夫諸子之書其大者僅僅莊周
老聃韓非管仲荀卿孫武而止既取必於一家之說
偏說駁雜無當於聖賢之旨又况僞書百出關尹尸

鬻子華文子之類皆魏晉間稚子鄙夫竊古人之名以自見卑腐已甚不待識者而辨也其中如新序說林一時君臣賢士讜言直論雖多有可存者而重見複出破碎異同不復爲大家所法至其爲語貴尙矜僻效之者不獨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說也馴至於詭異巧俊傷理敗氣而降爲六朝之排儷然後知子書之後無復爲子書者蓋先輩大家薄之而不爲非不能也乃至今日而濫極矣三家之材稍識文字輒用子書之僻詭者以文其淺學寥寥然曰吾繁露也

吾太佞也夫太佞之陋姑置不論卽董子一書先漢朴拙疎莽之氣尙未漓也此豈以句字爲奇者舍其大而效其細何異於買櫝而選珠乎廣益之選所爲發憤而作也雖然廣益將選諸子以正天下之爲諸子者而天下之爲諸子者將愈甚則何以正之吾以爲摘諸子之長以正天下之爲諸子與窮諸子之短以正天下之爲諸子其歸一也廣益於諸子之所長旣已盡之矣由吾前說而思之諸子之所短不亦盡乎故吾序廣益有進焉者要使天下之爲文章者進

而求之六經史漢卽天下之爲諸子者要當如老聃
莊周管仲韓非荀卿孫武諸大者而止而爲老聃莊
周管仲韓非荀卿孫武者取其醇焉而汰其疵庶幾
其可也或曰廣益饒著書書多藏未行則固有超諸
子之選而上焉者吾將再爲之言矣

郭蝶公五詩序

戊辰秋寓金陵作

蝶公五詩篇什雖繁觀其旨大都爲病而發憤有作
也序君詩者莫不言蝶之情形栩栩欲化真若逐隊
於花粉柳絮之間而君亦真若以莊生之言自寓者
然以予觀之君之病由於居母喪哭泣哀毀幾不自
全致以是廢業而戚處不能應闈中試者五六年於
茲君於斯道非若莊生之視君臣父子泛泛然若萍
值於水中而不計之也而視今之序君者又徒以花
香鳥嘯水光山色園草芳菲竹樹濃綠以爲有至人

焉寄幻其中則亦謬矣詩三百篇皆古忠臣孝子之極思而昔之不得志於時流離放逐者常若游神於雲車風馬上下八極閭風伋圃之間宜君之自寓於蝶夢也君以孝自傷又以自傷故廢業罷試愈不得爲顯親揚名以遂其孝君之悲歌憤惻倏忽竊墨遂若有齊視天地芻狗萬物寄其身於生生化化之中然後知君之去莊生無者有幻者實踐性敦倫無愧於詩人之教則謂五詩與離騷北征相表裏可也讀君之詩者亦可以慨然而賦矣

郭蝶公五先稿序

戊辰秋寓金陵作

廬爲州當古淮南壽春之枝境春秋時常以巢舒英六崎側吳楚強大國之間竟用力戰而後服爲雄故其人率能以智勇自將亞父一不用於楚而漢業成周公瑾機神權畧遂佐孫氏霸有江東鼎峙而分天下自濡須肥水之後南北常視爲存亡及太祖受天命始渡江得巢湖舟師以濟軍當是時蝶公之族從征行都統萬戶者數人天下既定越數代而蝶公以明經子弟用古文奇學傾動海內亦其勢然也

然予常竊怪其地大以腴民習耕闢而文章斐然自
稱漢迄今無聞者獨一淮南安安辯博能文辭使訪
離騷且受詔日食時上所作內外篇予嘗讀之其書
皆周秦以來散見別出鎔字爲句鎔句爲篇若範雜
金而爲器如出一手故予常目之爲治人意非王能
自爲頗疑其客八公之屬爲之今考其地皆廬產也
然王又以黃白術致神其說者以爲雞犬皆仙予常
思之此爲王文章寓言耳合莊列管韓荀卿呂覽之
言以成書使微者以顯散者以貫此與變鐵石煮丹

砂爲黃金何異蓋淮南之後千有餘年而得蝶公蝶
公爲文苞孕百氏肆筆成文一句字不自古人不
言也考其淵原旣已如淮南內外篇然安生西漢之初
天下藏書未盡出所見僅數種而蝶公當今日周秦
之秘汲冢孔壁之藏與夫漢魏唐宋以來瑰竒怪偉
可悅之書博取而融裁且什倍之疑八公之屬力未
辦此其所得心而成文者又制舉業也此如詩之有
近體文之有四六欲使古人之書層見錯出如吾才
焉噫亦盛矣視淮南之兼儒墨合名法漫羨無所歸

其爲力難易相去何如也。而蝶公又以其餘治神仙黃白方技迂怪之說，如八公所爲好之，唯恐不至。豈蝶公又以自寓其文耶？予嘗謂集數聖人之道以成一聖，如治人者，惟吾夫子集數人之書，如出一書者，惟淮南安克其說，液物爲金，液金爲氣，化形而返神，如僚之丸，秋之爽，以是証道，又以爲文之寓言。吾懼蝶公之未有止也。雖然，吾與蝶公言，意氣卓然，使人有封狼居胥之想，蓋將爲公堦耶？抑鬱鬱不得志，因放且詭焉，以自寄於其鄉，巢父左慈之間耶？則區區

制舉文何足以盡蝶公。蝶公舊字無文，謂不待文而與也。今又取孟子苦心志勞筋骨，餓體膚空乏拂亂之言，各其稿曰五先，合無文之義而推之，蝶公至爲人所以慨然而想矣。

廣陵歸新安若輩，其好圖者，故其幸也。超然有隱痛焉。此茶草之所爲作也。艾子風丙寅丁卯之際，君子難言之既而，聖人出，解網除苛，溥海內外，乃得

蝶公又以白寓其文耶予嘗謂集數聖人之道以成
一聖如治人者惟吾夫子集數人之書如出一轍者
惟淮南安克其說液物爲金液金爲氣化形而返解
如以辨然而賦寒以是証道又以為文之寓言語體
必言各其辭曰正武合無文之義而辨之孰公爲人
與也存文如孟子其心志受於骨節而歸於空玄辨廣
備舉文何足以盡數公數人公書字無文時不辨文而

過廣陵讀鄭超宗茶草序

戊辰夏寓揚州作

先帝時言利事者析秋毫所在騷動而淮揚微歛尤
甚中家以上大都破產株連七年秋太學東里鄭公
亦以無疾終公體強神王卒之前久方與超宗謀自
廣陵歸新安若鬱鬱有所圖者故其卒也超宗有隱
痛焉此茶草之所爲作也艾子曰丙寅丁卯之際君
子難言之既而聖人出解網除苛薄海內外乃得
慶安恬無事當公卒時聖主登極已五年詔
未至江南超宗旣傷公之無疾而終又悲其志紆隱

幽墨且恨不緩須臾得觀聖世故其文有足悲者
屈原史遷其文多哀怨誹刺古之人不得志於君父
之間往往而然讀超宗之文當有廢蓼莪者矣公機
神似范蠡排難解紛似魯仲連其卒也又以家國事
有所感慨予不具論而論其槩如此嗚呼予豈獨爲
超宗言哉

曾太雲先生尺牘序

戊辰秋

自古宦者之禍莫甚於漢唐而士大夫以諂佞傾人
國莫甚於西漢之季然自今論之莽席母后之威政
所自出久矣一旦以謙恭得士比擬伊周攘竊符命
而有天下而東漢李唐之君子與中閹如水火舉五
下之力而誣之至於廢錮殺戮與國相終而後已今
也不然一無賴男子自宮以進遂得竊弄威福誅鋤
忠義一時附和之者借之以攻同類惟恐不力又從
而豐碑巨碣大書深刻厥角稽首惟恐後當是時大

臣不言諫官不言而正人君子不在其任者欲言不可不得已而陰用之於所移執政之書遂得潛消天變此予所爲有太雲先生尺牘之刻也先生筮仕臨川兩首薦剡舉卓異而忌者中之罪樞崔呈秀所竟不得爲臺省官出貳宛上鬱鬱無所建明獨見之一二尺牘而計深慮變造福最大者莫如吳中民變一事當是時嚴旨稍敦切勢必斬木揭竿而起先生急移書貴池相國相國用先生言擬旨寬貸吳民以安東南數千里晏然先生之力也先生交游如文文起

姚現聞顧九疇諸公皆一時同罹憂患以忠直聞天下所與先生往復甚多予姑舉其大者而因以告先生曰是諫草非尺牘也請壽諸梓以告同人先生唯唯竊謂大兵大獄先儒以爲非盛世所宜有而常考唐宋外傳以一言止亂全活百千人者其人常獲福利果報今聖人出薄海內外解網除苛向時廢錮諸臣皆得蒙恩宥光顯於朝而先生爲罪樞沮抑浮沉郎署諸狀先後言官亦皆已仰達聖聰由是觀之先生之福未有量也而予爲淫論其文使讀先生之尺

吾與子皆不能知不能爲然士非此不悅主司非此
不進將若之似子魏曰吾取古人之神氣而御之與
取古人之詞孰勝卽不然取其詞焉降而不能已爲
剽竊又降而不能繼之以杜撰且吾知有題而已然
後知向時言子魏之異於金陵士者未足以盡子魏
也取天下僞經術僞子史點竄竒詭新艷奪目又從
而捷取焉被之以青紫其爲誘奪耳目視朱雀長干
雨花牛首畫舫歌臺一切遊觀之勝奚啻十倍而子
魏傲然不屑也此無他其中有至故也取古人之神

而合之於聖賢之理言其心之所信而不言其所疑
是於中而無待於外若是則豈有能奪之者哉其文
古淡而思深韻幽致遠而秀異之氣佈於淺深相御
之間讀者自得之不待予言而言予昔所未及者如
此是日與子魏別於龍江酒微旣傾序言以贈而眷
眷於茲予終不能忘情於斯文矣九月十日書是日
宿天寧洲所以弁首坐而未能也雖然予何以益首

生哉嘗考前世文章如衛共姜紀伯姬之事聖人大

之深而自詩書所載上自夏殷下逮春秋千有餘年
其錄於師氏載於史傳者獨此兩人頗疑先世之文
闕而未備抑或採風者與夫赴告冊書僅及於公侯
卿大夫而未及於士庶歟義節之不數見於世如此
其艱也及再考共姜伯姬之事則可謂無愧於死者
矣而至於有成於生者以隆其後則未之聞也意先
王之教所重固有在而不必責之苛求之備以爲如
是可以訓矣然由先王之義推之使有無愧於死而
復有成於生以隆其死者之後尤宜爲先王之所深

許也若夫爲寡者之子則先王有成言矣孤子當室
冠衣不純綵聖人之教欲其哀痛怵惕終身焉如此
其至也又從而重其辭曰寡婦之子未有見焉弗與
爲友蓋曰爲寡母之子而不能自立則君子棄之其
責之過備而深憫重恤乎斯人視有怙之子又百倍
焉由詩春秋之所述無愧於死者未必有成於生由
禮經之言其責成於寡者之子又如此其至然後知
太夫人與首生俱可以無憾也首生每試學臺則輒
高等既而登賢書成進士如取諸壽太夫人之課習

首生之痛自懲恣皆無愧於先王之教而吾以首生
 為尤難彼其幼而失嚴父之訓無家庭聞見之助而
 遷固之雄剛騷人之幽憂有足觀者至於文之思禮
 度義制節謹度又若有哀思發疾無忝所生之意寓
 乎其間然則舍是何以弁首生哉讀首生之文者進
 而求之仁孝之思庶幾歸諸父母存諸長老則首生
 遺教遠矣邑北有魚山首生之高祖司徒公洗石構
 亭而以為齋居之所者因以名其篇首生一念不忘
 先世之劬勤如此而予為之序其樂讀其文因以知
 其人可也

其人可也

戊辰北... 三月... 杜... 求... 試... 馮... 生...

其人可也

其人可也

偶社序

戊辰秋

戊辰北歸棲止金陵者三月時劉士雲以故人子謁
 杜大司空不為禮困而歸甘禹符俞小里介士雲以
 來皆先後拂衣去之吳闈既而郭蝶公以應句容恩
 試不得志徘徊自門將渡江而北而王慎五館曾司
 馬太雲先生之署歸婚宛上以予至止報沈眉生眉
 生因介萬道吉之文以至而沈崑銅從其尊公青嶼
 先生宦學於留臺越數日而周簡臣復來自六月朔
 至九月四方之交輻輳而至昔時故舊相與握手道

生平而聞其名、讀其文、恨不得見其人者、皆邂逅傾蓋、定交杵臼之間、蓋自都門出直沽、越衛渡河淮、川行二千餘里、不獲與交游往返、既以得見偉人、遂故舊爲樂、而數人者、又大半羈旅、不得志、復有死生貴賤、緩急之感存焉、因憶二十年來、交游漸廣、向時壯心盛氣、妄謂不宜以菲薄待天下士、其後出遊吳楚、歷大南北、至燕趙、所見向時聞聲相憶者、既見乃或不能盡饜予懷、心竊怪之、又未知他人視我亦復如是與否、然後知交游之難、文章學問之不易得、爲可

貴也、而其中又有始得甚歡、繼而落井下石、以爲快、與夫悠悠莫莫、緩急不相顧問、既別去、等塗人無異者、然後知交游之難、不獨文章學問不易得、而始終無間、爲尤可貴也、因憶二十年來、一時同遊、與魏士爲鄧仲子、數君子、意氣偉然、握手歡笑、日相往來、飲酒角逐、爲樂、以時又以諸生謁李孟白先生、尤與其長、公百藥、往復談笑、上下今古、歡倍儔輩、十年中始哭仲子而銘之、至今以不能爲仲子立後、表章遺藁、以爲愧也、又哭吾士爲而殯之、其遺集尙存其所訂

明十二大家古文詞業尙未竟皆以奔走南北不能
爲之終事爲歎已又哭吾百藥亦以不及問其手輯
天文佛籍六壬占候所得異於人者以告於世而現
在數君子仕者仕困者困或經一二歲不得見不復
長相聚如曩時然後知交游之難雖使賢人君子常
在於世與夫平居握手相聚亦遂以爲異數不可得
者尤可嘆也今以羈旅金陵三月於茲所遇故舊知
信既已如是而所見偉人即其學問文章且勝於吾
所聞時因以思吾曩時壯心盛氣不欲以菲薄待天

下士者亦必不然也而士雲以故人子謁其亡父交
不免飢困予亦貂敝履穿蝶公峴銅爲吾二人其囊
中裝而行所謂死生貴賤緩急之感有可存者因存
其友以誌之此偶社之所爲刻也且使吾數人者讀
斯刻而併警其後自觀其進焉異日以是徵志曰某
也進某也退既以爲學問文章之助至於山阻水崖
思從伊人邈不可得花晨月夕展卷讀之如見如語
亦是以見交游聚樂之難而深怪浮薄者之可嘆也
九月九日自龍江放舟至儀真

衣其以具交職遷樂文讓而籍外新舊清文西漢也
思發物人毀不石縣非惡民又與卷韻六城長味疏
匪數集也此時以爲學問文章之規至欲其興木筆
讓國而和讓其絲後賜其鼓瑟雖以長谷志其
經矣以讀去其歸振之而餘故也且此等樂人清韻
者幾而可也器及書其樂也意文想亦何可春四春
不長時因是亦路始身突樂公雖雖其音二人其樂
亦由清亦不熱也而士雲以對人子聞其廿父亦

玉虎鳴序 戊辰冬寓蘇州作

元年春、上既更用二三大僚、銳意天下事、始召
對部院諸臣、俾各陳當世之務、皆惶恐頓首、推讓退
而、膚舉數事以應、是時天下士、當試禮部者、咸集闕
廷、試期前十日、言官猶有以爲先朝事爲舊輔臣累
者、上暫抑言官言、且詔趣舊輔臣出受事、入典
闈試、噫、觀上之所以更張庶政、脩法度、崇文敦教、
矜重試典、何其盛也、試之日、雲風聚散、日光穿漏、午
後雨作、聲震西北方、試者皆舉燭以書、於是言人人

殊莫不徵引天人考測隅方推驗時日或曰雷雨作
可擬太史五色雲奏是科當有偉人或曰是祥也於
文事無徵或曰逆闖遺骸數日內方就磔天垂象宣
上威烈既撤棘士之中式者其生平課習之文抄錄
布四方五千有奇分房諸臣選刻爲門人稿又五千
有奇合萬有二千廣陵鄭元勳豫章連城篋艾南英
既相與合閱其文得選捌百有奇而元勳又取括地
象玉虎鳴之義以名其篇噫盛矣詩不云乎周王壽
考遐不作人自茲以往上右文之化駸駸向至治

士皆得嚴辭偉義製述如經俾明文與三代同風
考官益虔厥職其自今日整齊百工始然則所謂追
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蓋又將有大
者焉而非今日之所能盡述也戊辰孟冬題於虎丘
之鐵花庵贖爲選者以數計士敏精神於坊人視
古爲已之學是非較然而效之唯恐後豈非昔之房
選以人重今之人以房選重歟然吾因是而感焉以
爲房選雖微能稟天子以號命天下蓋有尊天至大

文事無徵或曰逆聞道骸數日內方就磔天垂象宜
上威烈既撤棘土之中式者其生平課習之文抄錄
文燼芬瓊千有奇分房諸臣選刻爲門人稿又五
帝燕而非今日之視猶盡數也其氣蓋於醜然或且
其章金祖其味煥煥非王麻孫四式益文祿亦大
業言益豐瀕瀕其自今日楚齊百工寂然惟祖體
士皆將蠶繭對養變振收辭幹之即文與豈外固風

戊辰房選千劍集 戊辰冬寓蘇州作

戊辰之冬歸舟泊吳門將渡錢塘而西於時二十房
選告成矣其名曰千劍集者則許子伯贊之所衡也
嗟夫房選之行自乙未始然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
環閭門之牘爲選者以數十計士敏精神於坊人視
古爲已之學是非較然而效之唯恐後豈非昔之房
選以人重今之人以房選重歟然吾因是而感焉以
爲房選雖微能稟天子以號令天下蓋有尊天王大
一統之意雖聖賢所不能必者而是書能必之請言

其故予常三過吳地其始則宿家舅氏華亭署中其後則以乙丑自丹陽赴都門皆不及知此中士子之槩今歲至止於茲兩閱月矣見其士習好競相與譁短長是非竊謂先王之教道德一而風俗同故易詩書春秋之際前後相去千有餘年雖中更衰亂而學者庚續發明如一人之說彼固理當而無二也先王之教既失諸子百家各自名篇其理不能至當故其說亦煩然不一君子於此脩其本以勝之而已今天下一家共稟太祖高皇帝之尺度諸不在六藝之

科孔子之列者不以式學宮而吾友介生天如所昭昭然以標立聲號者則又必舉經而告之曰表曰翼而羣而角之者益衆豈脩其本以勝之者有未至歟抑所謂易詩書春秋者果不在語言文章間歟吾故曰聖賢有不能必者此也若夫三年一試試之逢者懸書國門則雖怪言奇字向常不諧流俗而今幸入斯選則莫不曰是當然卽淺中庸說未常有光英美澤之氣而今幸入斯選則又莫不曰是當然其典是選者雖介生天如平居著書立言不能強鄉曲之口

以從其所信而必不能不讀其房選亦莫不奉之曰
是當然然則士之語言文字雖表見於世而又不幸
得表見於世與夫語言文字雖表見於世而又不幸
而世之尊奉其著作乃不如尊奉其房選者可勝道
哉此吾所謂尊天王大一統之意也伯贊生長吳中
又時與去疑天如介生游所居既天下精兵處所見
文章議論旌節相望當必有持平於中祖六經而宗
王制吾所謂聖賢所不能必者必之伯贊是房選以
人重非以房選重也易詩書春秋之道中更秦漢學

者昧於師傳角而不勝其爭與放楊墨闢佛老等其
說之不一事勢固然無足怪者不幸而處卑伏聞吾
之文章不見信於世而取世之所共信者爲房選以
挽回斯道是伯贊之志也亦去疑介生天如諸君子
之志也尊天王而大一統得懸說而存之可以無相
尤矣名曰手劍說具去疑原中而吾爲著其同然者
以弁之述其所用心者而曰本之太史以著其深尋

以我文於世與夫語言文字雖表見於世而又不幸
世與各曰平險猶其去錄車中而吾欲著其圖然者
去法也其或至而夫夫其說也猶而亦其以無非
辨何辨其長而贊文其也亦去錄余至天吹說其
去文章不長計其無而如對文也其計者為其數以
始以不所事獲固然無其對者不幸而盡其為聞者
者其然則對其而不其其與其對其也其也其也其

金正希稿序

己巳春金華舟中作

制舉業之道與古文常相表裏故學者之患患不能
以古文為時文不能以古文為時文非庸腐者害之
也好誇大而剽獵浮華以為古其弊亦歸於庸腐古
文自周秦而後莫如太史公遷遷之文近代之推擬
之者百千言而未已而吾以為皆未得其要也獨柳
子常序述其所用心者而曰本之太史以著其潔予
常因是言以考其書竊謂遷之文去其所載尚書左
國荀卿屈賈長卿諸篇而獨觀其所序次論畧者可

謂潔矣。文必潔而後浮氣斂，昏氣除，情理以之生焉。其馳驟迭宕，嗚咽悲慨，倏忽變化，皆潔而後至者也。或疑吾信柳子之過，而以一潔盡史遷，及觀蘇明允之論，以爲遷之辭淳健簡直，蓋亦如柳子之所謂潔者，而獨病其裂取六經傳記，雜於其間，以破碎淆亂其體。明允蓋曰：尚書左傳國語論語之文，非不善也。雜之則不善也。由明允之論推之，則潔之爲言，史遷尚未之盡也。剽他人之言以足吾之書，雖史遷猶見譏於後世，而况其他乎？又况其所剽非尚書左國者。

乎。予常以是繩今之爲古文者，而因併以是繩今之爲時文者。閱房書得一金正希正希之文，不悖於古人者多矣，而吾獨以潔蔽之，非畧正希也。天下方習尚浮腐，餽飭經語子語，以日趨於臭敗，而正希傲然不屑也。故吾以潔爲難，且又謂潔之足以盡正希也。正希之文，浮氣斂而昏氣除，惟其潔而已。其抑之而奧，揚之而明，非不種種具善也。然非潔焉無以至。正希自楚而吳越，自越而燕，自燕而白下，所著舉子業亦如之。予考其學問淺深，雖與年俱進，然大約以朴

爲高以淡爲老者則未常有今昔之異也故從鄭超宗索其藏本三百首既錄其尤者而又是非其次者以爲不潔不足以全正希惟其戾於潔焉而因以正告天下亦正希之志也雖然、是道也豈獨史遷哉、韓歐蘇曾數君子其卓然能立言於後世未有不由於潔者也、嘉隆以來一二崛強剽獵浮華以爲古此明允所謂締繡之美寸割而紉之曾綈繒之不若是同歸於庸腐者耳而何能爲古文乎嗟乎正希之潔斤斤見於制藝而予不能忘情如是况有人焉能按歐

曾以來之旨推其源流與史遷合而見之古文辭其人於今日輕重當何如哉或謂正希善浮屠法能空死生去來則予不能知矣

予不至狂感矣惜而盡行於冥者之舍者則吾意或印持則予將之力爲予將息影十年不欲與時以角短長整其外如高僧道人微觀之是非介然若可寓於方朔柳季之間者即時有是於中口不能忍

以爲不潔不足以及全正希惟其於於潔焉而因以正
告天下亦正希之志也雖然是道也豈獨史遷哉韓
歐蘇曾數君其卓然能立言於後世未有不由於
潔者也嘉隆以來一二崛強劉嶽浮華以爲古貴
衣士去來傾示不謂其初之曾粉飾之不若其
人然今日變重當何故特短附五希善學其
曾以來之其非其然流與史遷合而具其文綱

未常立嚴合刻序 已已

當乙丑丙寅之際制舉一道有羶腥自北而南如毒
霧蒸霾中人肌革獨錢江半壁猶見日月在天後生
小子不至狂惑失措而晝行於冥杳之塗者則吾友
嚴印持聞子將之力爲多子將息影十年不欲與時
流角短長望其外如高僧逸人微窺之是非介然若
寄寓於方朔柳季之間者印持有見於中口不能忍
雖貴勢顯人遇理道有不可必別白諍之自鑑閣行
卷房選行天下言制舉者必以爲準繩然予竊怪其

昆季多賢、忍公無勅、既皆以制舉名家、忍公兼工古
文辭、有所得、輒形於詩、間遊戲於近體、四六、風藻、流
麗、與歐陽六一王荆國相上下、而退然若不欲使人
名以一長、無勅雖與予交淺、然頗聞其蕭疎閑放、遠
跡市廛、每竊嘆嚴氏兄弟之美、而不知其尊公順庵
先生、以道德貽謀、源潔而流清、其報然也、今歲客西
湖、又得子岸、子問之文、而讀之子岸文、印持而子問
父無勅子岸文、如達官貴人、袍笏甚都、而儒雅自將、
未常有癡肥頑重之累、子問名理清言、片詞居要、讀

之若弓燥手柔、以巧服人者、皆制舉中名篇也、則又
嘆一門之內、父子兄弟、世濟其美、如嚴氏者、可謂東
南盛事矣、然是行也、予自今陵而吳間、所見後生小
子、學未窺什一、嘒嘒然與先生長者角道理、爭勝負、
而二嚴循循退讓、予又嘆其家門雍睦、父兄之教先
而子弟之率謹、然後知順庵先生之澤遠也、時子岸
方以明經入對、而子問適會有督學試、兄弟相課、
予併得其文、而序之、因述其家世、而次第其文行如
此、夫江河之大、本源既盛、枝分派委、從而滙之、欲不

車涉淇時霜氣嚴肅淇獨淙淙琤琤如鳴琴瑟其清
可以鑑詢所自來然後知詩所謂也詩曰瑟彼泉水
亦流於淇又曰淇水在右泉源在左言學之有源也
制舉雖小然必本之經以求其確本之史以雄其斷
本之諸子以致其幽本之歐曾大家以嚴其法若是
是亦制舉之泉源也子年之文既已滙秦漢出入晚
周諸子其開闔抑揚進退離合之法雖未能盡得歐
曾之深然亦可謂闢其門戶矣譬之泉然無泥沙以
錮之不至於海不止然後知子年之得力於衛風也

十年既見賞於毗瞻葛先生今又從吾遊吾欲進之
以百川之海學而至於海也因其名篇之義而爲之
言曰是可以進子年矣

亦能於此又曰此亦在左言學之有源也
制舉雖小然必本之經以求其原本之史以知其
本之清乎以改其原本之誤習大家以擬其法若
格亦制舉之泉源也予年之文既已濶矣漢書
六曰是所以對于平矣

以百川之新學而至誠通也因其各篇之善而錄之
于平獨具賞然則觀其式主今又益其書吾燈戲之

王康侯合併稿序 庚午春

康侯既成進士官翰林之明年以使其事歸里門乃復
取其先後制藝哀集成書蓋將以國門之牘為各山
之藏也予於康侯觀生草既有辭矣今復當效言於
簡端竊謂一代文章之盛衰常以一代之制為輕重
消長自古言文章必歸翰林致有謂朝廷之官雖宰
相之重皆可雜以他材惟翰林學士非文人不可而
於以當代尤為榮選既盡屏書畫技藝之流使盡出
制舉之科而又以為儲養論思之地宜其文章爾雅

訓詞深厚、炳然與三代同風。然予常竊歎其人、則當
代以文章首推者、獨宋潛溪、楊東里、兩公耳。兩公雖
出入館閣、而或以勝國逸林、或初官教授、藩條非盡
如今之進士庶常選也。次則歸熙文、王道思、羅景鳴。
唐應德、四先生、其始終官翰林者、獨一羅景鳴。而就
數君子以律之、先代名家、尚未見有如韓如歐者。又
足怪矣。至於碑傳序記、在古文體中、所號為法最嚴
而局最變化、不測者、不免雜取太倉廩下之陳言、以
苟且應酬、而制誥之文、等於諛墓、王言而

輕。國體由是觀之、所重若彼、所輕若此、果可謂之
有文章歟。及讀當代之制舉業、則三百年來、每科必
數人、人必數首、下至山陬僻壤、童年白屋崛起之秀
亦能有知聖人之深、而又以鄉會兩試、典專闈、分較
房牘、為文以程、御覽、式多士者、翰林為多、故以制
舉藝傳者、視他甲乙榜、為尤盛。蓋士之出於是塗也
久矣。三百年名人卿相、理學文章之選、相與翊贊太
平者、率由是科以出、故其文亦如是。由此觀之、文章
之盛衰、以一代之制為輕重消長、豈不然歟。此康侯

所以成進士官翰林猶不能已於制藝而爲是書也然予追憶與康侯以童子試於邑至今三十年予登賢書後康侯十年而康侯復先予舉進士予不獨欽其爲制舉業也予僅有兄一人已柝箸十年而康侯至今養其寡嫂孤兄四五人如昔時予席先祖宦餘雖爲諸生未嘗以俯仰事有煩予區畫然予兄弟柝箸已久而康侯去其先曾王父進士公已百四十年俯仰之須皆出其爲諸生時所館穀及康侯舉進士其兩尊人皆亡而康侯之恭愛諸兄與其甘苦如昔

時予兩尊人皆幸健飯而予與吾兄柝箸不如康侯故常以此愧康侯曰康侯孝友真吾師也故讀其制舉業溫仁諄復衷禮度義亦如昔人所稱讀南豐曾氏之文如見三代宿儒衣冠言動無非禮樂者蓋考其文益以知其人知其人而後益知其文之不可及也康侯於制藝凡數變而益工而要以扶翼經術爲主其襯附經語如八股習者亦時有之而其鉤深致遠自得於度數聲句之外者爲多吾所謂每科必數人每人必數首者其文或未必能盡如康侯則斯刻

以鳥可已也。嗟乎古文一道至今代如晨星矣。克康侯之志不懈以益進於古以發爲文章庶幾如韓如歐追潛溪東里而上之使翰林以康侯重吾將日侯之而况其爲制藝已端嚴根據如是如是而又將衡較多士作爲程言以風海內則康侯之制藝又未有已也。今之制藝必與漢賦唐詩宋之雜文元之曲共稱能事於後世向之爲漢唐宋元者又率數十家而共成一代之能事然則今之能以制舉藝成今代之能事者是皆不可及也。而况於吾康侯乎故爲序而

詳之使後世知文章之盛衰以一代之制爲輕重消長者如此而因以知康侯之制舉藝爲不可及也。合

於法與道者而又摘其謬者然後四家之功罪名昭家之罪明而後四家之功益著於天下嗚呼立言之道可不慎歟原其初莫不曰吾以爲功於天下也蓋道之不明久矣自春秋之後聖人之道師傳中絕漢唐諸儒僅以章句訓詁箋解疏說以爲足以發明聖人之意其說已淺矣宋程朱兩夫子出而後聖人之

伊之克不辨以孟道方下少不為又下月參九朝
歐追潛溪東里而上之使翰林以康侯重吾將日侯
之而况其為制藝已端嚴根據如是如是而又將衛
較多士作為程言以風海內則康侯之制藝又未始
已也今之制藝必與漢賦唐詩宋之雜文元之曲共
稱能事於後世向之為漢唐宋元者又率數千家而
是家收也而因以映東鄰之補舉難為不雲既必出之
辨其對對世映文章之益其以吾外之補為補重節

四家合作摘謬序 庚午夏

取大士大力文止與予四人先後制舉之文錄其合
於法與道者而又摘其謬者然後四家之功罪名明四
家之罪明而後四家之功益著於天下嗚呼立言之
道可不慎歟原其初莫不曰吾以為功於天下也蓋
道之不明久矣自春秋之後聖人之道師傳中絕漢
唐諸儒僅以章句訓詁箋解疏說以為足以發明聖
人之意其說已淺矣宋程朱兩夫子出而後聖人之
道全然聖道如天司天者星官臺史按法而測之有

時而舛、以天之不可盡也、考其當時、如程門之呂謝、
於聖人之書、皆有發明、而或離或合、新安之集、具在、
往復辯難、一章之旨、三致意焉、所尤可怪者、春秋內
傳、檀弓、戴記家語、皆七十子之門人、轉相注受、而防
風、萍實、商羊、肅慎、所以後大聖人者、不過如張華管
輅而止、負杖、旱作、兩楹之夢、則又等於釋氏去來之
說、甚則猶龍一嘆、莊生之寓言、假聖人以褒崇其師、
而儒者乃更以爲孔老同時、好學問禮之証、然則士
不幸而不親見聖人、又不幸而不親見七十子之徒、

又不幸而不親見程朱兩夫子、卽親見之、如呂、如謝、
如游揚、猶有譏焉、而欲使制舉之文、盡足以代聖賢
之旨、求其純而無駁、固已難矣、而又以制舉業者、文
章之屬也、非獨兼天道與法而已、又將兼有其辭焉、
辭之著者、自周衰、以接戰國、老莊荀列、管商之書、雖
前代皆存而不廢、而怪奇偉麗之文、常使愛博者浸
淫出入而不自知、然以其不合於聖人、則因其辭以
累夫法與道者、亦時有之、而自西漢至於韓歐、詞章
之道、又復中絕、於是東漢六朝、軟靡柔媚之習、盛行

於世而四家之中亦有樂其纖詭靈俊偶一爲之者則於所謂辭又有不盡純焉雖力追古文者時時非之然自前世文人未嘗盡廢其籍也然則四家之罪其果可深罪歟夫讀孔孟之書而持論不盡於正既離其法與道而氣格詞章又不盡出於先秦西漢而降爲六朝之卑謂之無罪焉不可也然而有可原者老於場屋始師秦漢以爲堅古中變其志轉而爲纖俊點竄晉魏窮極幽渺且示吾才之無所不可生徒滿座作爲文章因人造就使之服習弟子學一先生

之言過而存之於是大士大力之功不勝其罪至於坊賈梓人選手龐雜不能定是非之衡過存其少作則予與文止皆不能免如是則畧其全而追論其一節果可謂之罪歟嗟夫舉業至萬曆之季卑陋極矣自四家之文出而天下知以通經學古爲高原其意以爲聖賢之理推而上之至於精微廣大而要當使之見於形名度數禮樂刑政以爲先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存焉而於聖賢所以脩己待人處事應變必言其確然者爲可見可行之理及其放而之於文辭

則又欲於八股中抑揚其局、錯綜其句、出入於周秦
西京、韓歐、蘇曾之間、以爲不如是、則制舉一道不能
見載籍之全、而不如是、恐於立言之意、終有所未備。
則勢不得不搜獵經子百氏、網羅遷固、兼總唐宋大
家、而始變而及於董江都、再變而入於郭象、王弼、好
奇愛博之勢、相激使然、無足怪者、而天下亦遂駸駸
向風矣、然則可不謂之功歟、至於効之而不得其源、
撥拾輟旬、浮誕成風、非魍魎魍魎之談、則臭腐而不
可讀、由是觀之、立言之道、果不可不慎也、夫制舉之

業、數變而愈工、昔之傳者無幾、然亦巍然存矣、昔人
非盡勝今人也、當其時、非不克棟盈篋、旣而彫零磨
滅、不可勝紀、而後其存者、卓然於後世、故取四家之
文、刪其支離、存其正論、上本孔孟、中法程朱、而一稟
於帝制、然後四家之功、著於天下、旣使承學治古
文者、有所折衷、而又以哀痛惻怛之意、與天下共見
之、使之好學而深思也、得文共八百篇、批駁數萬言、
學者由吾言四家之功、而得聖人之道者、什五、由吾
言四家之罪、而思之、其不合於聖人之道者、鮮矣、

國門廣因社序

辛未夏

戊辰春會稽徐介眉蘄州顧重光宜興吳聖鄰糾合
四方之士聚輦下者訂定因社是年社中得曹允太
為禮部第一人庚午辛未之試舊社皆集乃復尋盟
而增之為廣因社於是中禮部試者復六人而予罷
歸過濟上則聖鄰行館寓焉聖鄰方哀集社稿以紀
盛事而屬序於予予謂因之為說始於論語而釋者
詰之為依謂如吾夫子之於司城貞子蘧伯玉顏雝
由之類是也蓋春秋諸賢皆適他國故常以依人為

頃今天下一家共稟君父定交京邸而肄文事焉
非若適齊衛陳鄭他國者比然而事固有難於昔人
者矣何也古之聖賢擇而後依今之君子非不能擇
勢不可也夫士子始入序庠則有里社出試有司則
有郡縣令長督學之官得志於鄉會試則有房師有
主考知己之恩報之既唯恐後及其仕而服政爲外
官則知有撫按爲庶常則知有館師及其當遷臺省
銓部則又逢時合局因利乘便置身其中而不自知
然則今之君子非不能擇勢不可也蓋古之君子擇

而後依以人事合今之君子以天合而已矣然予俯
仰二十年中自神祖之季以至於今其間聲光氣
勢相附而立非能爲數歲之計也而利害禍福之
鮮不喪其所守者况於其中以好惡成敗天下事者
又不可勝數原其意非樂爲之也事勢之流相激使
然吾所謂事固有難於昔人者豈不痛哉獨至於舉
子業則不然當其矩矱聖賢則雖父子兄弟有不相
謀而是非離合之際師友不相庇此無他士平心而
觀聖賢之理見明志決與入而驚聲利之場同異相

軌者勢固不侔也。聖鄰介眉，以是名社而訂之意，或在斯乎。介眉困場屋久，擇友而締交，聖鄰以世家子弟，遊宦南北，多所覩記，出其餘爲舉子業，敏妙宏深，所評騰，又天下士，蓋中原之秀，燕趙吳楚之傑，皆在焉。異日出而任天下，爲可因可宗，吾雖未得知，而其卓然見於文者，吾已能言之如此。雖然，文之能自立者，以其無愧於聖賢而已。無愧於聖賢，必無愧於君父，慎斯念也。以往安在，夫可因可宗者，之僅止於舉子業，而又安見今之事有難於昔人也。故取命社

之義而言之如此序

辛未夏

昔宋人謂公卿之子弟多諳達時務，國體益矣。制於考最課遷，各得任其子弟，故人才吏治之美，常出是塗。蔚然爲名卿大夫者，數十百人。明此制，止於大臣之後，考其人，雖貴至尚符璽，執金吾，庸庸碌碌，亦其爲通達國體者，而不能，而亦未有自致其身，爲名卿大夫者，豈有以限之歟。獨於舉子業，輒能傳其

不遊宦自北多所親記出其餘爲舉子業敏妙宏深
以評騰又天下士蓋中原之秀燕趙吳楚之傑皆在
焉異日出而任天下爲可因可宗吾雖未得知而其
卓然見於文者吾已能言之如此雖然文之能自立
者以其無愧於聖賢而已無愧於聖賢必無愧於
石父慎斯念也以往安在天可因可宗者之僅止於
文義而言之誠非平之事有難於昔人也故取命社

李龍侯近藝序 辛未夏

昔宋人謂公卿之子弟多諳達時務國體蓋宋制於
考最課遷各得任其子弟故人才吏治之美常出是
塗蔚然爲名卿大夫者數十百人 明興此制止於
大臣之後考其人雖貴至尙符璽執金吾庸庸碌碌
求其爲通達國體者而不能而亦未有自致其身爲
名卿大夫者豈有以限之歟獨於舉子業輒能傳其
家世最著者如今天下所稱四先生爲守溪荆川昆
湖方山之子若孫無不以舉業名世而其餘數十名

家後先相望二百餘年中不能悉數豈非一代之人心學問以一代之制所重輕爲盛衰歟然細考其人雖能以舉業世其家而求所爲通達國體者亦不多見豈上之制亦有以限之歟抑其學固有所不能兼歟吾友李龍侯家世貴顯其世父常爲名御史有聲神廟之初其尊人明衡先生則今朝論所歸而簡任方新者先生旣以舉業冠冕時流而龍侯能世其傳讀其文恢偉雄博如見名山大川浩無涯際而吾友鄭超宗輩又爲予言龍侯畱心當世之事於屯

政茶馬兵餉刑名之說淹綜巨細皆有成書予恨未得讀之而觀其槩也意其從祖父後如宋人所稱諸達時務國體者今將以薦龍侯且使後世知當代公卿之子弟不僅僅以舉業世其家如吾前所云也然予觀今之爲舉業者非獨自二於時務國體而已又與詩古文詞爲二夫制舉之業豈盡伸於今而屈於古見之空言而不見之實事哉周孔之業輔之以史漢之氣得其源流而合之何往非經國籌邊之槩當國初時制舉一道尙稿草昧故金華文章不以八股

天佩子集
名而三揚不以程文課士爲相業震川荆川始合古今之文而兼有之然未及於國也至於王文成之事功及詩古文辭與其典試之程式儒效彰彰矣卽近者江陵辛未之錄讀其程文則富強之學任事之勇權變之畧凌厲恣睢之像與之俱見况於今日制舉之業日盛日工固有什伯此者然則學有所不能兼卽曰不能以舉業世其家可也故吾序龍侯序其制舉業而已矣序其制舉業則學之所兼可想而見也異日過龍侯願操是言以竟之

鄭伍錫四書稿序

辛未夏

占之有得於道者非僅一端而已蓋有內全至性而外若遺夫事物者矣予考其學大都深於柱下漆園之旨而用之及其施之於事如昔人所稱凝塵滿席坐理晏如與夫騎驢到郡盡撤屏障法令清簡皆其明驗也其爲人至於土木形骸其於言也未常諍也其於人也未常倡也和之而已間或發爲文章則機杼辯約中節而理解蓋古之君子外示坦蕩而內全至性其足於已者無事於外也故達之爲言推之以

及於政者如此。予求友於天下多矣。十年來始交鄭從周。已因從周交其猶子超宗。從周之質行而古心超宗之才識明敏。傍通曲暢。皆吾畏友也。戊辰之春始交。佞錫於都門。見其神情蕭散。淡然若不以世事撓其心者。微窺之。其胸中浩浩落落。若元氣之包孕萬物。未可以一端測也。已而讀其制舉之文。則所謂機清辯約。中節而理解者。蓋將求其儔於嗣宗叔夜之間。而世俗所爲諧耳目。治律度者。其文雖不盡廢。然要其中有介然與中異者。皆內足於至性之所致。

也。今年春。佞錫成進士。刻其前後行卷以傳世。而於選法當爲令長。吾所謂法。令清簡。又有如嗣宗志於東平者。吾因序其文而併言之。嗟乎。時文之弊久矣。弊在近名。有意近名。故矜大侈肆。而不中於程。佞錫無意於名。故深造自得。而出人意表。如是。以其不近名者。推之於政。吾見文苑卓異之錄。相因而至也。然不計也。然則生之習予也久矣。予取烈文之誦字之。

趙六之木識明敏傍通曲暢皆吾畏友也戊辰之春
予嘗醉心於文吾見文章草異之雜味因而至其
無意於命姑稍盡自豁而出人意表收其以其不
與五或各首意或各效等夫於其而不中效跡於
東平者吾因取其文而推言之其於林文之義又突
異者當或令其吾限謂去命而辭又其收圖示其
少今非春外驗其義士後其前於台悉以書其而於

王承周四書藝序 辛未冬

王生親賢持其文謁予於金陵予讀竟呼左右告之
曰吾目中不見此文久矣此歸太僕桂北海之遺派
也詢其家世幼失怙而受訓於母山中無師友得吾
先後房評及四家合摘而詳讀之乃知孔孟程朱之
理而推究性命之學以發爲文文之合時與否傲然
不計也然則生之習予也久矣予取烈文之誦字之
曰承周而又爲序其文曰制舉業之有先輩名稿猶
昔人文集之有古文也制舉業之體自入股而外爲

兩平三平四平爲前後截爲散體其弱雖一然常以出於近科纖俊軟腐者爲時文而出於先輩能根據經史理學高偉朴拙傑然自名一家者爲古文猶昔人文集其名爲碑誌序記傳狀之體則一然自昔以排偶摘裂較量句字如唐之王楊盧駱宋之楊劉體者號爲時文而中間傑然深厚雄博絕去羈馬如唐之昌黎先生宋之歐陽子者乃名爲古文故古學常易晦而時文常顯於天下推之今日則以時文躡科第者十常八九而以先輩古體進者十不一二至於

少年後輩模襲坊刻方言俚咳無所不入問之以先輩姓字已不能舉而況於誦習其文乎推而上之碑志序記傳狀之體亦然歐陽公得舊本韓文於漢東李氏徒見其浩然可愛而因嘆天下無能言韓者又自嘆亦以方從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不獲盡力於韓文及其舉進士及策官於洛陽尹師魯之徒皆在乃相與作爲古文而韓文遂行於世然則古學之易溷在昔已然不獨今日也然學者苟能自信則其易溷者固當大行於世雖今之爲先輩者亦當如韓氏

之文、從而愈光、理固有當然者、承周年十九、無家庭
師友之素、一旦聞吾言、而服膺先輩、如服父師、非徒
似其貌而已、其被服飲食、如見程朱諸大儒於几案
之前、其言質而理正、考之於題、無不合者、其文詞刊
除被葉、如嚴霜之肅草木、獨危柯老幹、傲然風雪之
表、蓋近時所稱引雜博、非聖之書、與浮華不根據之
語、反覆承周數十藝、無一犯者、吾是以愛之、而畏其
志之堅且決也、嗚呼、先輩之舉業、不見尊於世、奚啻
如韓文之在宋初、以歐陽公之好古、必待進士及第

不為科舉時文、而後得肆力焉、今承周始入庠序、其
去祿仕也甚遠、而其傲然不屑為時文、已能卓然如
是、此不獨見守溪荆川歸胡數先生之舉業、如韓文
之久而愈光、而一時倡導之力、使天下知先輩之必
傳於後、因以推原其故、則又知先輩之所以傳者、為
其尊經翼傳、本於丘明遷固之氣格、而剷除一切浮
艷剽竊之為可貴、而後天下乃有如承周為子固子
瞻之徒、相繼而起者、則表章先輩等於韓文、其必自
今之歐陽子始也、

今之所謂... 子魏房選序... 辛未冬... 夫及而愈光而一... 其地不難見... 夫及而愈光而一... 其地不難見... 夫及而愈光而一... 其地不難見...

子魏房選序

辛未冬

家子魏之為辛未房選也先予一月而告成予以選務未畢不及序子魏迫予事竣而乃得為子魏言曰嗚呼自壬戌乙丑以來以房選禍天下者可勝道哉不獨以其說禍天下而斯人之學問無所本末幾於捉衿見肘盡露其醜而後已君子憂之則不得不借房選以正天下然以房選正天下者如此以房選禍天下者又若彼而世人好惡取舍不盡折衷於道至去此而取彼於是禍天下之書尚一二間行於世如

近日某某之選者、此吾所以嘆息流涕、三復吾子魏之選、而知其必傳於世也、天下之言、無所折衷、有大儒爲之別黑白而定邪正、天下曉然知所去取矣、一時並起之彥、相與翼贊闡明、各以其說行世、而或其名位容貌、未卽傾動一時、然雖暫屈於目前、終必伸於異日、蓋數年來、某某之選、其中皆目不知老莊荀列管韓爲何書、僞作子語以欺世、與夫三禮、戴記、尚書、易六十四卦、顛倒改竄、詞義俱舛、傲然相尊、爲經術、予所深惡、而痛絕者、子魏旣皆如予、甚則以三

進士之公牘、僅成萊陽蘇州之社、刻逢我者、喜逆我者、怒如鬼如蜮、互相標榜、以臭腐入股、尊之爲六經以上、極自古至今、文人未有之稱許、至於先譔評語、抄集成部、臨時附之、每篇之後、於題於文、毫不相涉、而三千大千面壁、蒲團和盤托出、粗野和尚之語、下至西廂琵琶、牡丹黃梁之曲、盡寫入四書文評、若夫曲媚新貴、與現任有訃、冀其人入作房考、希求物色、寡廉鮮恥、無所不至、近則以白丁多財、魯其文侏儻、騃舌、尙未成句、亦傲然執筆、訛訕時賢、自附於孔子

得列國之寶書此其人又在某某之下有覲面目莫
此爲甚夫有與同惡必有與同好此吾與子魏之選
有不能已也然予選爲世所推尙而子魏未甚知名
於世天下欲知子魏者觀其去取嚴誅評許珍重與
予選出入進退處其所存亦旣可得而見矣而吾所
望於天下者則願天下名人巨公先達時賢盡取其
某之選以予所歷譏者一一按之則予所言如畫魍
魎之形如數市井小人之行無不肖者然後以較子
魏之選則知其擯斥濫惡盡洗房評之習其功最多

因以知子魏之選天而必尊雖暫屈於一時而終伸
於異日者非予一人之私言也子魏爲文絕去近日
浮艷其選亦如之同評者爲王穆如許韻遠而子魏
所閱爲多然以子魏之鑒裁佐之以二賢則叅訂之
功予又愧不如矣

笑獨本朝念庵羅先生明妃曲數十首忠愛懇惻有
終身不忘中國之意幾百年而念庵之鄉又得吾年
友上旭初旭初咏明妃代之寫怨詩百首刻水坡

此為甚夫有與同惡必有與同好此吾與子魏之選
有不能已也然子魏為世所推尚而子魏未嘗知名
於世天下欲知子魏者觀其去取嚴誅諫許珍重
以子又與不取者其所存亦既可得而見矣而吾
以聞為多然以子魏之選甚矣夫以子魏之選
吾愛其選也故文同指昔我王魏取精睛囊而子魏
以與日治非一人之味言也子魏為文雖未與日
因以映子魏之選人而必其選也然一此而然

昭君怨百首序

辛未冬

明妃以才貌聞漢宮不見知於時主然卒甘事魯廷
且從其俗再婚胡子君子所不屑道也而詩人多為
之言豈古之君子怨已而量物歟抑有所寄而言之
也至於較量恩怨等漢宮天子與魯主度淺深噫甚
矣獨本朝念庵羅先生明妃曲數十首忠愛懇惻有
終身不忘中國之意幾百年而念庵之鄉又得吾年
友王旭初旭初咏明妃代之寫怨詩百首刻未竣而
旭初來陪京予雖未讀其詩知旭初不以怨自棄

也。旭初通經術，兼古今文辭，且當側席求賢，惟恐不
及之世，豈真以棄婦終如明妃者。雖然，患不為明妃
耳，苟能循先朝故事，鼓舞魯婦，受約束，款關請命，
不則身為明妃，以老謀代女戎使，稱漢天子我丈人
行，歲貢其貂參名馬，則未必非當事者之所急也。願
旭初勉之，因書以付旭初，使歸而弁諸首。

歷年相籍序

泰昌改元，予始與兄柝爨，明年為天啓改元辛酉，乃
籍吾父所授產，通計一百十七畝，畝以一石計，自
佃與佃人之所入，籍而記之。至壬申而合為一籍焉。
癸酉以後，乃別載之。然中間天啓四年，予以是歲舉
於鄉，是年無暇記。六年丙寅，予篤病，無暇記。丁卯從
斷菑走襄漢，無暇記。駒兒代記之。崇禎改元戊辰，予
畱蘇州，己巳則書傭代記。庚午辛未，皆奔走南北，不
及記。壬申乃增歲入十之一，此不獨見奔走十二年

不能增。先人半畝可追思。祖宗創業之艱而食指五十餘口取給於百十七畝之久每歲至十一月初則告糴請貸富人拒者半而自戊辰至辛未穀價騰踊苦甚於昔心知治產之失策而不能增。先人之業亦足見予之涇涇自守不為苟得而已。已秋月以郡邸買貲窘無所出賣吾祖膏腴之田肆畝有奇至癸酉不能贖則尤足徵拙者之失記也。至於自辛酉迄癸亥雖日食升斗必記曬收車輛所耗必記。又以見貧者之多暇日而奔走道塗而後即握筆大

槩不能及其他費時失業荒闕筆硯不能從事聖賢之道又可知也。而兒輩觀之及時發憤趨家計未及不謀衣食之時早讀盡未見之書亦可以增窮理盡性之一斑。至於創業之艱難展卷思之然後又知守成之不易也。壬申而後婚嫁稍暇念吾祖創置儻粥之田半歸富人乃以吾力之餘稍贖。伯父梓石叔父希石兩府君之業亦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之意。癸酉別錄其所入者亦以吾將仕矣。聖明在上將尋耿清惠年恭定海忠介之遺風以致身事主

諒不能於治產有所增擴、而性剛才拙、與物多忤、亦不能俛仰從人、苟希富厚、若求古人計口而耕、量衣而蠶之意、未始不足為俯仰事南、此須見曹守此潔已而求志、進可以讀書明理、治身以及天下、退可以咏先王之風、追踪狷者爾、

羅文止臨場藝序

文止鬻牘傳都門、為之紙貴、於是知文止者、復哀其臨場藝以行、予與文止交四十年、升沉顯晦、患難相從、與陳大士等、而獨知文止之心、則視大士過之、蓋予嘗謂著書與舉業異、著書定論古人、每成於暮年、而舉業必推少俊、則思路直而不幽也、色黯而境寂也、筆秃而放、布置疎而膚裏畢見也、是數者皆少俊之所無、而老宿多犯之、獨文止異是、既能不犯少俊之所無、而精微之理、雖羣少俊以趨、文止之所及、而

終不逮殆天授非人力也邇者自都門歸舟過章江
 徐巨源執予手曰李匡山每評予文曰有太史之雄
 傑而無騷人之幽深予心愧其言然則文止過余遠
 矣文止今去而為余令之事視為舉業粗細較十倍
 文止以治舉業之道治其民上杭不足治也讀文止
 臨場藝者當以吾言思之

天傭子集第四卷

大序

段康侯近藝序

三代之世取士之塗稟于一然士之進也似易而實
 難戰國之世士以其術自進然士之進也似難而實
 易唐宋以來士不難於進而難於自立至於今日之
 士進也難與易兼行於世而其難者至于廢頓轉徙
 而無所從三代之世鄉舉里選之法士有賢能足以
 自興者未有不列于朝然士之致此者必其孝悌忠

信素孚于宗黨而無間言格之以誠積之以久其名
非可詭立而月飾也故曰似易而實難戰國之世士
各以其說干諸侯以蘇秦張儀之才致困于秦廷辱
于楚相然天下分裂諸侯各招致賓客互收其所棄
之士不得志于此者必得于其所敵故曰似難而實
易唐宋以來雖有貢舉學校之設然士有以獻賦得
官而當時藩鎮所辟有入爲朝臣名公卿者至宋則
大臣之所薦舉及其父兄媼姪所得任子皆蔚然名
世偉人出其中則是士之不難于進而難于自立者

也國朝以四書經義取天下士士有占一經不知
大意而稍能作八股排偶之文以已可掇制科登仕
進嗚呼抑何易也易者愈易則難者愈難何也主司
可以易售則士之進其勢有必至于難者于是高才
積學終身而不得志既非若鄉舉里選之世可以其
積行自見雖有新會崇仁數君子而非取士之常制
士不見用則有老困而已而天下一家又非若韓魏
燕趙秦楚之君可以互收其所棄與夫薦舉任子之
類他有可表見其稍可轉徙者獨有輸粟入成均舍

其鄉郡與二京之士俊庶幾求良主司者而售焉然
成弘以前士或耻之自吾鄉羅景鳴先生以困鄉闈
久始發憤輸粟入國學先生取巍科為名翰林弘
正間稱古文詞必推羅景鳴其文在韓昌黎柳州
之上下於是有志之士相率效之為焚舟之戰致有
鬻產買貸而為之者嗚呼士之不得志於時者如此
吾友段康侯博雅通人也其尊人為廉吏家不逮中
人產而康侯又有聲宜水衡湘以南為舉子業者必
以康侯為宗宜水之士試督學則康侯冠試直指則

康侯又冠而康侯竟以困鄉闈不得志鬻產輸粟嗚
呼此豈康侯初志哉士之不得志于時者如此予以
楚游之暇得交康侯康侯示予以鬪鷄草及近藝若
干首予笑謂康侯天下承平無事吾儕無所自見故
甘心于其所難至于廢頓轉徙而無所從今東方多
故此豪傑效功之時也取古今成敗是非之故山川
地形險阨天下之大勢三韓百越控制權廓興亡倚
伏之機直成一家言可以自見乃不為其易而為其
難何居康侯曰此吾所謂易也必此難而被易則李

廣之、不封侯、豈亦爲今之制舉之科限耶、予取其文、
讀之、則信乎必良主司而後售、非立于其易而亦必
爲主司之所售、非限于其難者也、今而後、有繼羅景
鳴先生而起者、將在康侯矣、予困于鄉闈、久亦將鬻
產質貸、以從康侯于成均、庶幾俸其所易、而不至以
難自格也、

陳大士合併稿序

文以明道爲主、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是故有得於
道、則本之中者有餘、然後知明而理足、知明而理足、
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能極其心之所明、而發諸
外者、無窮而光且大、既光且大、然後于聖賢之言、能
廣其所藏之質、而不泥其跡、故其時有以自立、而其
後可以傳、六經既遠、仲尼既沒、諸子百家、皆無得于
道、而學者、艷稱秦漢、秦漢之書、自董子繁露、天人而
外、未有能明道者也、下逮晉魏、千有餘年、其書僅爲

詩史之所述而不爲明道者之所宗韓退之起而振之澤乎仁義道德而其言遂傳於世至宋而南豐曾氏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而王荆國蘇眉山並生其時其文皆以明道爲主而其人又當濂洛未興故能開深純之先無事理之障至王荆國則又以六經之旨剗爲時藝呂吉甫佐之讀其當時所式士子者奇古淵博莫不澤於道蓋非荆國之時藝而卽荆國之所爲文也然其爲法可以備見古今精通性命故雖以高皇雄畧度越前代而取士之法一稟於宋二

百年來王唐兩先生高步成弘之際學者推爲極盛而予則以謂此中衰之漸也今讀兩先生之文斤守題跡而不能廣聖賢所藏之質視國初劉誠意姚少師去宋未遠奇古高質則有間矣豈非有歉于光大歟蓋自荆國至于今六百餘年金峯靈谷之所孕育而吾臨川後得陳大士大士識力宣慨世所共知至其以明道爲主本之中者知明而理足高出秦漢晉魏之上則予獨知之而人未必知也蓋非大士之時藝而卽王荆國之時藝也非王荆國之時藝卽荆

國與南豐眉山之文也。故大士文雖於知者時時見疑，而大士屹然自守，不爲稍屈。又以家貧，館穀二三豪富之門，爲之代筆，長短豐約，方圓平險之度，隨其人爲俯仰，莫不極其心之所明，應之無窮，而成以光大。其於聖賢之言，周情孔思，隨方互見，皆能廣其所藏之質，而不泥其跡。此無他，有得於道，則本之中者有餘，故其發于外者，有不得而知也。因彙集其文，及代作者，得千餘首，藏之家塾，駒兒且長，讀二三父執之文，可以千古矣。

半舫齋稿序

吾友劉士雲，既刻其近藝若干首行于世，而陳大士爲序而傳之。大約謂文有至分，而世之以繩墨相稽者，彼固憊然若終身之瘡，而不知吾深微之所在也。雖然，彼且以繩墨規我矣，而吾所以應之者，未嘗衷於道，而徒以文相譏，則世之相笑，豈有旣哉。故予再爲之序曰：治古之世，道德一，風俗同，其人自朝廷邦國，守土食采之臣，與夫山林岩穴農夫婦孺，其人無不學，而其學無不本于道。於是乎文行于其間，自陳

漢矢訓作命敷告銘器命物與夫聘好問答討論講
說閨詠卷語之所撰述其學既本於道而其才又足
以見乎其詞雖無意于爲文而其高深典麗終非後
世能言之士之所能及士生其間者雖或其才未必
能見乎其詞而以其有得于道則亦有以知本末內
外之分而不惑于偏曲駁雜之說則先王之教有以
使之然也周衰學廢老聃莊周楊朱墨翟之言盈天
下一時聰明才力之士中無所得而外劫于敵莫不
喪其所守以去然吾嘗讀其書其人率沉勇精悍能

成一家之言士卒然遇之而喪其所守無足怪也制
舉業之在今日其書則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書代
之而爲言則必皆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言其學必
本於道而其才之著乎其詞者必使人恍然見三代
之遺而後爲無愧隆萬以來一變而爲老莊之虛誕
再變而爲秦漢之駁雜則吾猶無議也有小丈夫焉
欲去老莊之虛誕而併無其精微欲去秦漢之駁雜
而併無其雄深其所以代聖賢之言者率皆委巷之
中講師腐儒之譚論卑而氣弱不能窺聖賢之萬一

而以其說之近與夫爲之易也。則亦能鼓舞一時之士。而使之從。雖然。彼不過覲然而爲人師。以營其衣食。則無與吾事焉已矣。所可怪者。有大人君子。反其所爲。其幽取諸易。其渾厚取諸書。其風雅取諸詩。其綜核取諸三禮。其比事屬辭取諸春秋。而又推本濂洛關閩之旨。御諸子百家之才。以暢其所欲言。其高深典麗。雖不能與三代比隆。而要非秦漢之士能言者之所能及。則雖先王復起。不能易也。而是小丈夫者。又從而咻之。夫取通經學古之言。與委巷之腐儒較。

其取舍亦易明也已。而士之茫然喪其所守者。又非若晚周先秦之士。遇老莊楊墨之雄。而劫奪之也。計其人無深遠以自存。無文彩以動衆。而聰明才力之士。亦群而趨之。何也。意者其偷懦庸穢之說。便于淺衷薄植者。而不覺其附和之衆歟。不然。則其人氣力足以動上官。能毀人。能譽人。而聰明才智。與夫急于功名之士。違其心之所明。俛首而事之。雖知其非。而無可奈何也。嗚呼。以委巷腐儒之說。而欲盡廢通經學古之言。此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罪人歟。劉士雲

大儒子集
本世家子生綺襦紈袴之間能盡屏聲色狗馬之好而從事聖人之道其於聖人之旨既已得其本末源流之自而其才足以發之其為舉子業原本詩書禮樂以御諸子百家之變者可考而知也其高深典麗既非後世能言之士之所能及而其卓然有以自守則雖晚周先秦偏曲駁雜之書所不能動而况于委巷講師腐儒之譚欲以繩墨相稽亦已過矣夫士雲所守者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繩墨而非委巷講師之繩墨也彼既已為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罪人矣

而吾友大士徒以文章雜合進退之小技與之相爭于繩墨則是捨其大而爭其小也蓋昔者宋之先有五季而唐之先有六朝其文于聲律句離合進退其繩墨可謂嚴而文之卑陋亦已極矣韓子歐陽子始盡削六朝五季之習而以六經之文為諸儒俱天下後世翕然宗之夫韓子歐陽子之文豈以無法教天下後世哉蓋韓子歐陽子之法非六朝五季之所謂法也今而後有借古文辭之說為舉業之說者不言六朝五季之繩墨而言韓子歐陽子之繩墨其必自

態與夫寄流動于排偶、不爲律所縛而終歸于律者、
惟老于法者能之、而思之獨造、韻之沉雄、皆附法以
見、而後能傳于世、予爲諸生二十年、迨十年而始敢
爲碑記、叙論之文、迨五年而始敢爲詩、然于詩猶爲
古樂歌行、而終不敢爲律、蓋憚其法之嚴、而遂至于
自廢也、及觀隆萬以來、以詩名海內者、蓋亦有滅法
而棄規矩者矣、其游魂厲魄、至今猶能依附草木、爲
祟人間、而予且斤斤守其繩墨、而不效、然則予雖憚
其嚴、而終不敢以無法自便也、嗚呼、天下事豈有以

無法而成者哉、卽以兵論之、古之善戰者、無如項籍、
古之敢勇深入致死、不顧者、無如霍去病、及項梁、教
籍以兵法、籍不敢竟學、而漢武欲教去病、以孫吳去
病曰、顧方畧何如、至觀籍之所以敗、高帝之所以成、
則高帝以法、而籍無法、而終漢武之世、不能得志于
稚斜者、去病爲之也、高帝擁全秦之盛、身自爲法、以
扼籍于滎陽、京索之間、而淮陰收燕、代、撫全齊、英布、
彭越、往來梁楚間、絕其餉道、令自戰其地、以分其力、
則籍不過困獸之在穴、東乃徒恃其區區之力、雖所

向披靡其所恃固已淺矣去病之攻稚斜不能得其要領徒以力戰深入致死不顧爲功雖有所俘斬殺掠然元狩四年兩軍之討稚斜者出塞之馬十有四萬比其歸也存者三萬而已自是推之士卒之耗亡不可勝計也漢自是不能大出擊稚斜而去病之功亦止于俘斬掠獲而不能太有所經制其后唐有突厥之患以太宗之強李靖李勣之智勇而韻利長驅中原至與太宗隔渭橋而陣比之稚斜其勢十倍而李靖以千騎出惡陽嶺搃其不意披其巢穴破其

擒韻利而唐遂以無突厥之患夫提兵入不測之翰海而徒以蹂踐焚蕩墮殪以爲是足以困稚斜者此兵法之所忌而李靖之所不爲也故太史公微示其意曰常有天幸不至之絕而已嗚呼天下事豈有以無法而成者哉而今之爲詩文者輒以去病之言爲口實曰顧吾所爲文何如嗚呼亦不思之甚矣今龍生之詩其於淺深開闔抑揚點奪之法三致意焉其于律不爲所縛而終歸于律而思之獨造韻之雄渾附而見焉所謂老于法者也雖然龍生從其尊人念

銘公令桃源其門如帝其私解如天神雖屬養僮僕
不令外接而龍生出會賓客如平時凡桃源佳山水
龍生無不至至必形之詩此於世法似有所不可者
而吾則謂老子世法者莫如龍生夫念銘以世家子
而出爲廉吏自將介特寡儔執畫一以從事故雖龍
生之游而無損于念銘之治龍生高才勝人與桃源
山水結千古之緣而其性又清高耻與俗士爲伍置
伯夷曾史于伍都之市衢而不能有所磷故雖以念
銘之治而無廢于龍生之游則所謂不縛于律而終

歸于律者不獨於龍生之詩見之也予以孟夏別龍
生去而之衡又去而之常寧大率以舟車應酬廢筆
硯今將理歸棹次湘渚假鴈峯僧舍而始得爲龍生
序昔杜子美容衡湘洪水卒至經旬不得食耒陽聶
令具舟迎子美且饋白酒牛炙子美窮饑輒飽遂以
醉終衡耒相去不百里湘中人至今以爲美譚今予
客衡陽衡陽令與予不相識無白酒牛炙之贈不至
如子美之酷醉而念銘張公貞符樊公兩先生爲予
地主亦不至如子美之窮饑而又得鴈峯煙雨之勝

取龍生之詩如子美之詩者序而傳之視子美之流
寓所得孰多故予既爲龍生原而又書近狀以示龍
生使龍生讀之知予之超然于世雖流寓之苦無在
而非樂也

五郡人文序

壬申春

郡司理黼臣薛公取其試士之牘合刻爲五郡人文
蓋公代署郡符而先時常攝南昌建昌二郡皆與提
學使按行相值又從巡按御史行部廣信贛州吉安
則觀風使者之試又屬之而公所取士無論名俊畢
登卽赴禮部試與得對大廷者又若而人噫嘻盛
矣不佞南英竊常從故老考究先朝名卿大夫事實
究觀其宦跡始末以知其人自洪永迄隆萬之初其
間以進士起家推官入躋八座秩青官保傳以功

名著者僅八九人、抑何難也、蓋於浙得一人、曰少保
胡端敏公、於吾鄉得二人、曰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東
塘毛公、少傅工部尚書古和雷公、而以撫州推官起
家者、曰兵部尚書龍山戴公、以饒州推官起家者、曰
刑部尚書太子少保箬溪顧公、則又皆吳楚之碩彥、
而宦於吾鄉、父老所故耳目之者、竊考其事、端敏以
發寧庶人著勲名、而其司理德安無能言其詳、雷司
空於興化察理寃伏、顧公常御老卒羸馬、撫姚源洞
寇而輯之、皆嘖嘖人口、而未有及傍郡者、獨毛東塘

之於紹興、故老言其攝判常半、越中則爲司理而兼
攝外郡者、雖昔人未多見也、而數公皆以刑名平反
有功名於筮仕、至於典學勸士之績、未嘗及之、豈昔
之君子爲其質、而不究其文歟、抑官有所不能兼也、
或謂文章於吏治、特取以飾太平而已、或謂公殊勞
異政、所持衡遍江以西、皆江藩大政、非必區區衡量
文字、遂足爲公重、雖然、昔人之所有、而公既有之矣、
則昔人之所無、而公獨有之、固不足爲公重哉、夫昔
人之所無、而公獨有之、非才有敏、鍾地有煩、簡也、文

天倫子集 十五
治之洽、將三百年矣、一切取士之制、大溢曩時、而儒
生童子之試、尤爲蠶湧蟄沸、人情奔競、視弘正嘉隆
愈趨愈下、而試士一塗、遂爲風教之始、人才消長之
所自、雖端敏數公、生今日、爲其質、不爲其文、於功名
獨無損乎、公所至得人、而於抑奔競、拔寒酸、尤惓惓
三致意焉、予故爲言公之質、有其文者如此、蓋不以
有昔人之所有者爲重、而以有昔人之所無者爲公
重也、異日從故老之後、得續列卿年表、而爲公書之
曰、此胡端敏之德安、毛東塘之紹興、而又彬彬質有

其文者也、則英且附姓名於不朽矣、

丁卯江西之試、郡推官繡臣、辟公分較、易經、
士自李茹春而下、凡七人、戊辰申禮部試者、因王
熊、經庚午廣東聘分試、御史以公應、得士自吳以連
而下、凡十一人、辛未申禮部試者、曰鄭瑜、楊邦翰、
既合、刻其課習之文、而予始得爲公原、竊謂衡文之
得失、固有天道、亦由人事、所謂人事、非獨以衡鑒之

愈趨愈下而試士一塗遂為風教之始入才消長之所自雖端敏數公至今且為其實不為其文於功名獨無損乎公所至得人而於抑奔競拔寒酸尤倦倦三致意焉予故為言公之賢有其文者如此蓋不月有昔人之所有者為重而以其昔人之所無者為重也異日從故老之後得續列卿年表而為公書以誌其賢其始其終其所以為公書者

易一房同門稿序 壬申春

丁卯江西之試郡推官黼臣薛公分較易經諸卷得士自李茹春而下凡七人戊辰中禮部試者日王芳熊經庚午廣東聘分試御史以公應得士自吳以連而下凡十一人辛未中禮部試者日鄭瑜楊邦翰公既合刻其課習之文而予始得為公序竊謂衡文之得失固有天道亦由人事所謂人事非獨以衡鑒之精也蓋制度之密至今日而極矣自萬曆之初改用京朝官出典試事迺雖經房分考皆以甲科人望當

之故得人之數在內惟詞林館閣爲勝在外則推官
嘗以應聘出入得士爲多然詞林所主半在南宮稍
經品題則已謝舉業登仕籍通顯而鄉試赴公車者
半皆罷對同門之士有數試而不得一二人有數試
而止得一二人未有甫歌鹿鳴旋入仕版如公門人
之多者此非獨衡鑒之精而已也銖銖而較之至石
必差精神所感召嗜好之所至與衡鑒之精皆出於
人事而天道所符有在此不在彼者明興以來門
主故吏之盛無如西涯李文正公西涯好士如饑渴

推轂汲引惟恐不及論者徒稱其主會試者二主應
天順天試者二死試讀卷者八此皆以遭逢事會後
爲美談而不知西涯之憐才愛士脫畧勢位其精神
有以致之也公好事如不及刑名之暇闕商者踵至
豫章名俊收錄殆盡而關中之報天以得人償其明
效大驗不誣如此此吾所謂非獨天道亦由人事也
公行且入銓省門生故吏當倍今日然世固有身都
卿相而門戶高峻遇文人墨士泛泛然如萍之浮水
隨其所止而不相值讀予所以爲公言者固當爽然

戴幾於莽操甲子之試有憂其方盛而借策對以人
告者自書田方公而下斥者八人當是時秉璫所忌
楚錄爲最而廣濟亦斐劉公爲其錄中第一人予亦
從二座師後蒙恩宥放歸田里當是時翺翔京
師日取劉公試卷讀之見其制藝端雅持重其策對
指陳時事洋洋灑灑以爲太傅宣公之儔也又三年
聖人興方公既召用於朝而劉公亦以辛未對
大庭謁選得令吾郡之金谿乃始得讀其生平學庸
語孟之文而嘆曰甚矣公之無愧於師門也季來士

急於聲利、僞經術、僞子書、從而奪之、非豪傑特起之
士、未有不喪其所守者、公約取博觀、求聖賢之旨、而
後言、其不合於道者、鮮矣、其繪綵塗飾、合於時者、蓋
十不一見也、克斯意也、苟爲曲學、以阿世、如公孫弘
者、豈公之志哉、嗚呼、賈誼、陸贄之學、不見於世久矣、
非其學不至也、無正直之氣、以將之而已、使二子生
今日、令其屈首授書、爲學庸語孟之文、是非合於人
心、而利害切於當世、必有可觀者、卽吾夫子所對君
大夫、如魯哀齊景、衛靈之爲君、季康冉有、子路仲弓

諸人之爲政爲宰其於脩己治人富而教之之道盡是矣太傅宣公之儔固其包舉之一端而有能盡制藝之長者其中豈無可痛哭流涕與使驕將悍宰相對感泣如二子所爲者哉公文章議論無愧師弟子者如此然後知賈誼陸贄之學雖制舉業中未嘗不是見其全也

萬承師近藝序

壬申冬

太祖始定天下立制舉業取士之法當是時非有入股排對限其字數多寡禁用經史他語之例大約規模宋藝與論策稍異同而已然則今之爲制舉業法者非國初制也而士皆去彼取此且是今日有司之法度也蓋是道之工極矣士或厭其繁文拘牽而去之於是傲然爲一家之學長短之幅由於我又傷泛濫乎他書無殊於宋藝無大異同於論策有如此國初時者謂之非有司之法度則可謂之非國初

之制則不可、吾將何以難之、自吾爲舉業評選操繩
墨以律天下士、天下苦難而畏惡之者、往往皆然而
獨蒞子永師以予言爲可、及讀永師文、則非爲今日
有司之法度者也、永師之文如是、而予不以爲非、予
之言如是、有司之法度如是、而永師不以予爲非、豈
以予之爲說、常欲畧去羈馬排腐之習、而行古人之
質勁於有司法度之中、而永師之邊幅由已、泛及他
書、爲原本乎、國初之制、歟如是、而奇永師與罪永
師者、皆未當也、二十房進士之牘、其間叛經離道似

是亂真、往往而有、獨非有司之尺度乎、然學者庶幾
遇之、此如漢武求神仙、而海上燕齊迂怪方士、皆言
能不死藥、丹砂可成黃金、何以異、有司所收、所風動
既復如是、視國初之制、真僞有間矣、參耆苓朮藥
之良也、悞用之、可以殺人、豈必烏喙而後能乎、然則
爲有司之尺度者、未可盡、非亦未可盡是也、吾獨患
永師或未盡如國初之制耳、率是道以往、由吾說
而進之、世之罪永師、與奇永師者、皆將思過半矣、

有明王在上、公道昭而賞罰行、何待使其人避之海
外千里之遠、又何至使爲人子者有終不能報而至
不與其戴天哉、無怪先儒以禮傳出漢儒之手、不足
深信而詆周禮爲戰國陰謀之書也、乙丑丙寅間、籍
紳之禍極矣、正人君子、駢死詔獄、而餘姚白安黃
公與焉、當是時、逆璫借外廷以攻君子、非先帝意
也、公有子太冲、博學能古文詞、尤攻爲詩、讀所爲老
狐行、若未嘗怨誹其上、而一時受禍之深、所以致禍
之由、讀者如見其人、蓋深於詩人之意者、人知太冲

之微文深遠而不知、今上之誅賞爲能大慰忠臣
孝子之心、是以怨誹而不亂也、吾所謂刑賞明於上
而公道昭、今非其時歟、蓋於是嘆檀弓周禮之記、果
未必出於聖人之書矣、先時芝產於詔獄、而諸君
子之禍興、天禍君子於獄、而瑞先之、然非聖人中
興、諸君子得褒顯贈諡、庇及泉壤、芝雖瑞與凡草等
耳、吾於是而愈誦出上之英明神武、潛消大變爲合
德於天地也、嵇紹王裒、一仕而致身蕩陰之役、一終
身不仕、而門人爲之廢蓼莪、彼其主化家爲國、君臣

之亦有可議者非今日比也吾願太冲勉之自茲以
往作為詩篇與郊祀燕饗明堂清廟之章歌咏一聖
德次則鏡歌鼓吹出塞入塞獻俘受馘勒銘於長白
山皆將有待於今之詩人可以慨然而賦者不獨如
斯而已也

丁半千二十四藝序 甲戌春

半千二十四藝刻踰年而予至京師不兩月而歸歸
及潞河而始能為半千序序半千不序其百首數十
首序其二十四藝誌社課也社課所得不下數十首
刻止於二十四藝誌半千所自簡核也讀其文深嚴
而整如訓練之卒無不一當百誌半千以簡核當全
部也半千結社雖有仲弟亦別社而自為拈宰或病
半千過嚴予因以見半千既以自簡簡其社其自簡
尊嚴亦如其社也於是半千有甲戌之選選甲戌遠

不及辰未近不及癸酉知半千能以自簡簡新貴也
嗟乎讀半千之文卓然孤嶄如見先師高深之遺
今又且讀半千之選殆將有不侮矜寡不畏疆禦如
見先師之爲人者而是藝實微之雖無老成人尙
有典型吾不能不三復於斯文矣

張培甫四書稿序

甲戌春

王由東變起培甫以避地來京師攜其文沿道歌呼
贊之京師顯人爲文章立聲名者莫不人人多培甫
今歲之春予至京師始讀培甫文因與培甫言東事
又得取其文而爲之序雖然予何以序培甫請以東
事言之古人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制舉業亦然當
賊始發難也使有聲望重臣告以逆順利害禍福如
韓昌黎之於王廷湊衆必心動潰解可不煩血刃其
次則州縣有能吏所部機快民壯操習有素步止有

法器械備具佐以保甲鄉勇縣令能知其膂力籍址
夫家之數以便宜從事呼吸可辦度雖中下小邑當
得訓練千人以千人禦叛卒三百直草薙禽獮之耳
又其次則力不能禦慮形見勢屈而甘辭智誘覆之
隘道其衆可以詐阬也計無有出此者而待其燎原
滔天以海爲歸墟豈非不備之故哉制舉業之爲備
亦如是而已矣先正大家氣尊體具不動聲色理嚴
而法肅此昌黎之所以服廷湊也其次則繁瑣曲折
貫穿周浹隨其所遇性命事功學問之理左右逢源

若以多筭勝少筭無足難我者此州縣能吏之所以
備倉卒非常也又其次則學不足而才有餘避難規
易舍實際而擣虛僥倖於一試苟奪耳目然亦可以
集事此詐誘而覆人於險非師武臣力也然未有計
不先備而能出此三者故吾序培甫序其能備者而
已矣培甫爲文旣已繁瑣曲折貫穿周浹其於題也
彌縫其闕畧而有以待其不虞所謂以多筭勝少筭
者於斯人見之若夫氣尊體具不動聲色俟之而已
矣視夫舍實際而規險道吾有以知培甫之不爲也

培甫勉之自茲以往以吾之學御吾所遇之題若簡
賦蒐乘皇皇然立於強大之間與如有倉卒非常之
警者天下豈有難事哉既以東事序培甫又為天下
言東事有行吾意於荆陝晉豫之間則紛紛召外兵
以重殘吾民者其可以閉關却謝也夫

雷能彌近藝序

甲戌春

古稱悅周公仲尼之道者北學於中國然考其時大
都在齊魯宋衛之郊而燕自召公以後不與諸夏之
會盟近代以來唐棄范陽宋割燕雲中原文獻之傳
別有所鍾矣國家規模布置超軼前代以天子
自將守邊而中原文獻之傳以漸而北蓋自有書契
以來燕趙之盛未有盛於今日者也雷能彌家世自
江南占籍京師越數代而能彌以文學顯蓋北方有
能彌非能彌學於北方也然予觀其人慷慨然諾有

古燕趙風讀其文典麗雄渾與匡廬彭蠡爭高深又庶幾樂操土風者穎濱有言唐始以義疏通南北之異使穎濱生今日見北方之學者無不浸濡於程朱性命精微之說區區義疏直皮毛視之耳吾然後知國家作人之深也能彌勉之君家司空流通昭代之文獻與鄭端簡相發明於嘉隆之間今能彌家師所蒐文學掌故兵馬錢穀更置沿革故老逸賢續司空端簡而後者亟有望於今之大儒不佞雖老願執筆以從能彌之後矣

丁喜哉近稿序

甲戌春

太史公周行天下名山大川非獨以壯其文而已蓋將以考正六藝窺觀漢世創置沿革之故與夫秦所以併天下劉項所以戰爭成敗之跡古之君子其學往往如是予嘗以身驗之二十餘年間北渡淮東之濟汶求九河故道考之禹跡大非詳故其後復從襄鄧宛葉過鄭魏以入燕趙之墟觀蕭宋以來舊史所載用兵故地或合或否至各長老所指次靖難師南渡與中山王北定中原諸處又往往有得於傳

記之外者。至於風土習俗。遷變不常。免於泥古之非。然後知太史公周行天下。非獨以壯其文而已也。丁喜哉。爲。吾師天行先生之次子。先生以節義文章著當世。歿而諸子無以爲家。喜哉。南喻江。至錢塘。上會稽。由汙邵出鄱陽。徜徉於敬亭秦淮之間者。幾年。所而後歸。所得詩文半其遊。而舉業之文爲多。嗟乎。喜哉。生不出國門。一旦遊屐所至。半江南。所見土風地形。吏治民隱。所接見窮約隱人。湛思好學之士。與艱難險阻。情僞之變。以証向時所學。所考按何如。

也。既已見之於文。而梓之以行世。又喜其文之因是而益正也。故樂而爲之。喜哉。有况半千。早知名於世。伯仲以文社相雄長。今而後。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予請續向成之後。以觀其盛矣。道不致離經悼古者。皆得出爲時用。則得人之空。廣非如今之偏重進士科也。又其時在位公正。廉直。按舉如法。州縣之吏。苟有一善。未嘗不達於。朝廷。士之才守廉能者。不必

嘉哉為 吾師天行先生之次子先生以節義文章
者當世歿而諸子無以為家嗚哉南陽江至錢塘
會稽由行部出鄱陽徜徉於敬亭秦湖之間數幾
年蕭辭回水之翁以歸其溢乘而舉業之文為多
世庶中以文而進其令而翁晉英之翁交林良也
而益工也其樂而為之其喜姑自以半十早味其
也理日良之其文而辭之以其世又喜其文之罔

合刻梁飲光姜開先北征草序

甲戌秋

國初用舉業取士其意蓋慮徵聘薦舉久之長僥倖
之門故糊名易書示天下以至公然常多為之塗不
盡出於甲榜但使士之稍能斯道不致離經悖旨者
皆得出為時用則得人之塗廣非如今之偏重進士
科也又其時在位公正廉直按舉如法州縣之吏苟
有一善未嘗不達於 朝廷士之才守廉能者不必
進士而後見明經乙榜自願以年少服官而其時所
為舉業期於暢曉通達非有湛思澗慮奇服妖言如

今日主司士子兩不可方物也豪傑有志之士生於
今日逢明聖之主欲見功業於當世既不能如
國初之途寬而勢便而內自政府外自撫按錮護資
格明經乙榜雖吏治如龔黃廉如夷齊議論如陸贄
直諫敢言如汲黯魏徵亦終浮沈州縣勢不得不借
進士以自見而其所爲舉業以媒進士者理道愈微
學術愈分遇合愈難主司之衡裁愈眩亂不敢誰何
天下赴試之士如儀秦之游說簡鍊揣摩引錐自刺
求當而後已不幸而不遇則亦往往有蘇君之時儀

何敢言之意其堅且苦如此自三年屈首所歷窮愁
隱約姑置勿論雖當借計吏赴春明所過北風疾勁
塵埃蔽目鬚凍如木冰與郵從走卒爭舍鼻中時時
聞驢馬溲溺臭久習安若更以爲香美往往寅而作
枵腹冒露而行日午始得食薄暮倉皇投止几案筆
硯不能精良然猶展卷疾書揣摩時務異偉經書題
義一當闕中之目此亦蘇秦簡鍊揣摩時也然才窘
力薄學不足以應卒者終不能爲而吾友梁飲光姜
開先聯騎翩翩下馬疾書掀髯大笑以爲樂然予讀

飲光文如讀馬史讀開先文如讀班書又似湛思淵慮如不欲戰者此甲戌北征草之所爲刻也同時行者鄭超宗孫大宣許若魯所爲文等之以別刻故不並書雖然予揣二君之志豈區區爲舉業進士計哉生今之日欲有爲於當世勢不得不出於此也美其音節剝心枯形以求當於主司問其志不過博進士以啗溫飽究其用所謂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其規模布置衝激震撞尚不如卑卑之儀秦豈二君志哉既以是序二君而又追思予四科北試乙丑

自齊魯入燕趙丁卯由襄鄧宛葉以趨中山辛未甲戌皆走濟上循直沽入通惠河所至不爲舉業獨時時下車詢唐宋金元以來攻戰遺跡及開國靖難規模進取與逆道變遷漕事得失而本業荒陋藐無循省今始以出位之思爲愧而以飲光開先摩厲一戰之意爲雄快及觀先輩名作未有因赴試述征行者獨歸太僕有壬戌紀行太僕宿楊村華蓼庄觀遼時故記嘆宋人不能至此以幸生一統全盛之世爲樂而今歲甲戌之試荆襄川陝之士有向隅而不

及試有中道而剽於寇者然則為北征草者固將式歌且舞以生逢八國家全盛遠邁唐宋為喜然亦豈遂無世道之憂哉

...

...

...

王登水四書二山課稿序 甲戌冬

士習聖賢之言輔以儒先之說發而為文以所見用於世遇則行不遇則更其志自少至壯遷就時趨其為文至於屢變幸而晚遇則為之文其說曰屢變而愈工也予以為不然夫明聖賢之道既端其始豈有屢變而後合者哉其始既端中變其志未有不戾於道者也其說蓋始於蘇張之揣摩蘇秦始為橫不得志改而為從儀初事蘇君志於從激而西入為橫其奪於祿利不能守其初志如此太史公以為兩人皆

領危之士。而其父母妻子亦復以兩人之得志不得志爲榮辱。勢利移人。古今一轍。予觀今之業制舉者。其不爲儀秦者蓋寡矣。故嘗謂舉業雖小技。可以觀人品。蓋有激於是而言也。二十年中先後讀登水王君之文。君以少年著聲。今歲始成進士。同時儕偶無不悲升沉榮落。改其所學者。而君爲文傲然獨行。其志自少至壯。衷文披質。根據經理。考其先後進退。無不一軌於程者。當丁未庚戌。士爲浮濤寬博之文。而登水不因爲色收。當丙辰巳未。士爲衰世黯質之狀。

而登水不因爲華削。當乙丑戊辰。士爲剽腐割綴。離經叛道之文。而登水不因爲僞古。至於屢試屢削。其尊人體心先生。信登水之學愈堅。氣愈壯。若不以登水之遇合爲憂者。蓋登水不爲儀秦。而其尊人忠厚正直。不因勢利爲憂。喜視儀秦之父母妻子相去何啻什伯。予因是又嘆風俗之不能移人。而古今之轍不必盡同也。登水弱冠讀書寶山。爲憲副崇野聶公別墅。嗣是課藝于邑之槐堂。則象山陸先生之講室在焉。又十年有龍光之社。又三年有存魁之社。又三

年有曉香之社、丁卯結社于踈山、則吳文莊公讀書之故址、先後社刻皆載茲編、而得之寶山踈山者爲多、因名曰二山課藝、登水少予二歲、予九試於鄉、而登水久試乃遇、故先後讀登水之文爲詳、而習其家世、與其生平之遇合亦最詳、今年春、登水復出吾友王康侯之門、故讀其未見於房稿之文者亦最詳、至於二十年間、不奪其初志、不以屢變爲逢迎、則因其文可以知其人、吾郡谿中先達多名人、而王氏爲最、在宋則王荆國之經濟、國朝則王文忠公之直諒、

予嘗想見其人、而槐堂踈山皆登水讀書處、又象山文莊之風流遺韻、勉爲忠節、以副先正、予益於斯文券之矣、皇原特爲思皇言易之理而已、世之爲易者多端、至於縉紳先生所不道、而世人亦附之於易、予請以簡易之說告之、予嘗爲易上下論其說甚詳、而大約不越一語、只中庸之爲書、易之書也、善說易者莫如中庸、中庸之一章、由天而及人、由人而合天、及

天
多因名目二山謀藝登水以予二歲予九試於鄉而
登水八試乃遇故先後讀登水之文為詳而習其家
世與其生平之遇合亦最詳今年春登水復出吾友
王康侯之門故讀其未見於易稿之文者亦最詳
歲次庚午年間不奪其初志不以廢為途迎則因
交其文風而盡能與以圖求五益益於其文
是嘗賦其其人而賦堂虹山背登水巖書或又象山

徐思皇易解序 乙亥春

思皇易解成予未得讀而思皇以序言為請予何能
懸為思皇序特為思皇言易之理而已世之為易者
多端至於縉紳先生所不道而世人亦附之於易予
請以簡易之說告之予嘗為易上下論其說甚詳而
大約不越一語曰中庸之為書易之書也善說易者
莫如中庸中庸之一章由天而及人由人而合天及
其卒章言下學立心之始而亦及於天此即窮理盡
性以至於命之說易之為書猶之中庸而已六十四

卦三百八十四爻，聖人諄複錯綜而爲之言，皆欲入之以人而合天，推天道而及人事，以人事言易，易之道盡矣。斯說也，莫約於吾夫子，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此人事之義，學易之要，思皇其以予言爲然乎。抑荒唐其辭，如京房管輅支離謬悠，其說如楊慈湖輩，則前人之爲此者多矣。今其書遂編入老莊關尹與張道陵林靈素之藏，此吾之所欲請之司敗，而正其罪者。思皇何以教我。時思皇索予序易，又索予序其所批點論衡，予以中郎秘論衡，此其

識終，圖於東漢，而其文亦遂爲魏晉梁陳之備。吾不

願效一言也。

盛莫盛於

太祖朝劉文成宋文憲

忠文陶姑執輩不獨帷幄議論

聖子

神孫億

萬年無疆之曆，而文章一事亦遂爲當代之冠。在

於蘇平仲高季迪解大紳方希古或專以詩文或兼

有節義後先二祖之世，雖由草昧開天，士崇實學

不惑於流俗，苟且之見亦由唐宋大家之流風，迨韻

典型未遠，洪永而後，文章浸衰矣。楊文貞王文成雖

之以人而合天推天道而及人事以人事言易易之
道盡矣斯說也莫約於吾夫子加我數年五十以學
易可以無大過矣此人事之義學易之要思皇其以
予言為然乎抑荒唐其辭如京房管輅支離謬悠其
說如楊慈湖輩則前人之為此者多矣今其書遂編
入老莊關尹與張道陵林靈素之藏此吾之所欲請
賦效一論也其罪者思皇何以教我時思皇索子京
端烈圖傳東觀而其文亦對為臆晉梁刺之屬吾文

重刻羅文肅公集序 乙亥秋

國朝文章之盛莫盛於太祖朝劉文成宋文憲王
忠文陶姑孰輩不獨帷幄議論開來聖子神孫億
萬年無疆之曆而文章一事亦遂為當代之冠至
於蘇平仲高季迪解大紳方希古或專以詩文或兼
有節義後先皆三祖之世雖由草昧開天士崇實學
不惑於流俗苟且之見亦由唐宋大家之流風遺韻
典型未遠洪永而後文章浸衰矣楊文貞王文成雖
卓然自成一家而兩公以相業事功不專名文章風

矩所激後進無由覩其標指。一時文章之權無所主持。於是弘治之世邪說始興。至勸天下士無讀唐以後書。又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讀。驕心盛氣不復考韓歐大家立言之旨。又以所持既狹。中無實學。相率取馬遷班固之言。摘其句字。分門纂類。因仍附和。太倉歷下。兩生持北地之說。而又過之。持之愈堅。流弊愈廣。後生相習爲腐。勦至於今而未已。天祐斯文。篤生豪傑。南城圭峯羅文肅公。當邪說始興之時。矯俗自立。力追古大家體裁。當時以爲直逼柳州。天下

後進讀公之集。始知刻厲爲文。不襲陳言。不厭薄韓柳。以爲可師者。皆公之力也。易曰。碩果不食。其公之謂歟。公沒且百年。爲北地之徒者。日歸於腐敗。而公之文愈著。天下言文之士。由當代而遡韓柳氏者。必以公爲小宗。然後知後世之公論。作者之精神。有以致之也。公所爲文。在翰林應酬之作。爲多。較之宋文憲。方希古。蘇平仲輩。雖編幅謹嚴。稍遜前人之寬博。至其冥思入微。命詞遣意。境界一新。其師摹得力。自柳子愚谿諸記而來。卽起方宋於九原。未敢多讓。

加以力持風節嘗救言官諍外戚之獄為吏部侍郎
 因羣盜竊發疏請早建儲貳以繫屬人心家居却寧
 庶人餽遺蓋方正學之風節大庖西封事之遺槩庶
 幾似之予既序選公集列之皇明大家而復因其
 伍孫栗士之請序其全公集刻盱郡刻南國子監此
 本較二刻稍備近武進尚書淇澳孫公復有選本然
 吾不樂其與北地並推也公於清日誠於淵而全

公於清日誠於淵而全
公於清日誠於淵而全
公於清日誠於淵而全

江西課士錄 乙亥冬

大中丞潘公撫贛之明年威寃惠孚蠻獠胥悅異時
 湖湘江漳姦剽盜奪聞風向化民山行露宿如在室
 家公既以其時罷蒞政之不便者首旌別文武吏士
 區白貪廉大者驛聞小者便宜條布又憫其士之推
 魯少文而幸其所習科舉之文尚未入於勦蕪乃表
 章江右名篇以風示江右蓋公之為治因俗順勢綱
 舉目張往往而是亦其次第固然也或曰公所轄列
 城數十皆闕楚百粵之衝昔賢之居此者投戈講藝

天
獨明良知、或傳其借以愚賊、耳目外示閒暇、遣將渡
師、取辦樽俎、出其不意、且學先義利之辨、今以科舉
進取之文、視講學之書、孰當後先、不孝南英、聞是言
也、竊謂理有大謬、不然者、昔賢之治、賴蓋稽年矣、自
平大帽、涖頭諸寇而後、乃始親講席、設社師、更定六
學古本、與朱子定論、豈非兵戎之後、繼以禮樂、有如
今中丞公之次第以及者、非盡由愚賊耳目也、是時
於處士、文學、蓋算輅藍縷、以救山林、而所從遊者、皆
非處產也、今文治敷洽、嶼山嶂谷、絃誦相聞、因其所

業進之於道、使証聖而繹經、固謂當後於昔賢、何耶
若夫義利之辨、則固有分矣、昔呂伯恭以舉業教浙
中、朱子頗以爲規、而伯恭以爲非、此則法堂前有草
深一丈之譏、然則因其所習、引之於義、古今一也、夫
使士皆談性命、畧躬行、則講學未始非利、使士皆極
思辯、明理欲、則舉業未始非義、而近代荆川唐公亦
嘗謂於舉業之中、示人以窮經、反取明理、着已、以默
消其干名、而好進、然則公之課士、視昔賢孰多、至於
講學之弊、雜以佛老、及門之士、或與其進、不與其退

雖昔賢往往見讓而今之舉業一稟功余誦法程朱
士之有得於是者必無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之病吾
因是而益嘆公造士之深也公愛人好士惟恐不
及其彙集江右之文蓋有憂世之思焉若夫公之文
章見於刪裁宋史公之方畧見於壬申南昌之役而
謙讓不伐不自言功異日將有推大於撫額之昔賢
者不孝雖學荒才盡尚能執筆為公賦之區區課士
之績不足以紀公也

吳仲升四書稿序 丙子冬

天啟丁卯之歲予始延仲升為駒兒師迄崇禎丙子
駒兒墓草已及暮而仲升始登賢書謝館人而北試
門人陳載其手輯其先後四書藝二百首大半皆課
式駒兒時為多而迄業則課式駢駢兩兒所作也仲
升古心質行雅與予合當戊辰辛未兩試予奔走南
北經歲舟車駒兒每歲之十月必告糴於人或館資
乏絕歲暮伏臘無以為仲升奉二尊人歡予雖外歸
不能振也而賓主師弟蕭然有甘貧之志獨予藏書

頗富先後所購經史文集山經地志及國朝金匱
石室之藏名公卿行蹟賓主欣然相對商出處事業
往往皆合自己已以後駒兒業益進文愈堅定仲升
尤以爲喜用是仲升亦得十年謝紛囂觀古人之深
然其文亦三變矣戊辰以前臨川之派盛行是時仲
升華實兼資既而共切稟程先輩汰華就質迨二三
年又幾於行無轍迹矣超簡軼便常以常語當人百
千言如題而出無一語不合體要者然則知仲升之
深莫如予者常觀古之君子立言經世未有不由於

深居隱求熟複網羅古今人質言質行而能自見於
後世者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此前志也予欲
細評其稿以行世然一觸目遇題輒不勝駒兒之感
始爲序其槩如此予然一切私心弊習苟察矯揉破

律爲好其說非不洋洋河漢然而在位而民不爾去
而民不思何也竊謂士大夫幸坐休明之世朝廷
洞悉民隱事制曲妨規模所至豈得超軼漢唐宋

石室之藏名公卿行蹟賓主欣然相對商出處事業
 往往皆合自己已以後駒兒其益進文愈堅定俾升
 尤以為喜用是仲升亦得十年謝紛囂觀古人之深
 然其文亦三變矣戊辰以前臨川之派盛行是時仲
 敬齋其梨吹此一切稟程先輩汰華就質迨至三
 縣和其辭以行世然天雖日戲賦神不測體良以惠
 於世者甚真然其書皆計于閱限辨其前法也序矣
 樂其則東燕齋縣羅古今入實言實於而並自眼於

德政詩序

丙子夏

鍾岳鄭公判撫之次年士誦於庠民歌於野諸生相
 與彙次其詞既成編而問序於不孝南英蓋嘗竊觀
 今世士大夫好名干譽一切私心舞智苛察矯揉破
 律為奸其說非不洋洋可喜然而在位而民不稱去
 而民不思何也竊謂士大夫幸生休明之世朝廷
 清明天下無事奉法謹令可以無過且以太祖皇
 帝洞悉民隱事制曲防規模所至豈獨超軼漢唐宋
 而已蓋兼夏商周之所未有愚以為士大夫苟能守

祖宗之法度、何難於治、乃近者身居民土、目不觀律、
 甚則弁髦之、律外科罰、歸於屢其谿壑而後已、此吾
 所以嘆息流涕於斯人也、鍾岳鄭公、以名臣子就官
 於撫、所職在將漕無害、間以攝巡微戎伍諸公、務皆
 有廉能稱、先時常署宜黃、宜地饒俗囂、公守已以潔
 治以嚴明、宜人始知有有令長之樂、或疑公多奇政、
 然公所守者、斤斤高皇帝之法度、不爽尺寸、蓋嘗
 演太祖六諭、條布節用、附以律例、使民易知而
 不犯、文飾為世語、如狗以木鐸、勸之九歌之義、然後

知公之所以得民之深也、夫弁髦祖宗之法度、破
 律為奸、其原始於自潤、故一念浸尋、至於不可知、反
 而觀之、守祖宗之法度、輕重比附、不爽尺寸、其勢
 必不能自潤、而民便且安之、此非能與不能之分、蓋
 貪廉實由之矣、故予因諸生之請、而為之申言其故
 如此、雖然、守祖宗之法度、郡邑其小者耳、昔宋李
 文靖公常曰、沈居相位、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蓋
 朝廷防制、纖悉備具、徇所陳請、所傷必多、而陸象山
 亦云、往時克負敕局、遇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獻

高古典雅、以爲二百七十年、無偏斯文者、因思今之
言詩義、重言性情、而輕言學問考訂之事、遂欲以輕
俊巧媚、文逃空之拙、如是、則何人不能爲詩者、夫詩
上自郊廟朝廷、師兵燕享、弁冕車服、諸凡禮樂之用、
服器之等、非獨草木鳥獸而已也、蓋王者之志存焉、
而當時自學士大夫、至於武夫牧人、皆若如今之明
習典故者、竊嘗以爲見三代之成法、無如毛詩戴記、
卽漢儒箋疏之詳、亦無如毛詩戴記、而爲詩義者、必
不能舍學問而孤信性情、孟子不云乎、上無禮、下無

學、然後知成周之世、其下未有不學者、故雖問巷小
民、游人思婦、皆能言其所見如此也、今讀公詩文、其
尺尺寸寸、銖累黍較、合於王唐大家者、自愧非詩義
專門、不能明其所至、而至於徵文獻、比事理、典、貴、莊
嚴、得於稽古之力者、雖自揣非專門、亦能仰窺公之
什一、嗟夫、八股之業、非學不可、而又欲去其跡、獨經
義異是、經義中、惟詩與春秋又異是、如公之衷文質、
揆古今、不爲輕俊巧媚、故私心向往、以爲難、雖然、詩
亡義矣、竊謂三百篇後、惟安世房中之歌、庶幾近古

明興郊廟樂章、金華草創、古奧不逮兩漢、右文之主、
必將有及者、端望於今之名人、而公方隨巡方之使、
攬轡問俗、十五國之風、當有見諸施行者、八股詩義、
固不足以盡公也。

蔡豈凡太尊課兒草序

丁丑春

國朝古文詞之業、根本經術、規模子固、必推王道思、
至於言考亭之精微、使學者引繩中墨、如規知之於、
方員、則蔡司成介夫集其大成、而晉江兩先生遂爲、
三百年古今文詞之宗、不孝自爲諸生、邁晉江之官、
吾土者、嘗擬執經問業、冀得聞兩先生之遺風流韻、
其後得受知於弼垣眉源兩蘇公、質凡蔡公三君子、
皆晉安產也、然竟以尊卑隔絕、或未幾遷秩、不能如、
初志以爲恨、自辛未而後、豈凡蔡先生由尚書郎出、

守吾撫先後七載公受事既久因得熟公政事文章之美公之會大夫爲大司農可泉先生介弟司農嘗以中丞之節出鎮江右其功德最著在首發一條鞭之議雖中格饒建二郡議沮未行而後事者師其故說江右士民七十餘年不知有馬迹人夫織造軍需供應之擾及公之來民歡呼後誦曰是嘗行古雇役法以便吾民之再從子弟也公旣撫摩噢咻吏威民懷然予竊怪公所屬隄封千里雖衡石程書猶慮日不暇給重以歲數歉不登而公旣賑饑弭亂糾武表

文寇遁旱蘇疑於筆削之勞無暇傍及乃公以一手定郡志網羅舊聞補八十餘年文獻之傳固已難矣公又以其退食之餘揮毫課子積稿成帙不孝讀而卒業竊謂吏治文章何殊之有觀其澄理靜氣微軌合度此卽詩人所咏節儉正直之象至於雄深古健光景震礪此卽文武吉甫萬邦爲憲之理而予尤以爲難者在洗一切宦稿之習夫宦稿之盛莫盛於隆萬士大夫高睨濶步厭薄準繩或借浮屠老子之書以爲奇或騷人遷客感憤時事附以經義數者皆入

股之蠹也。取是以較公之文得失相去必當有以。予言爲然者。嗟夫。制舉業之濫極矣。支離剽竊爲木之災。士子罔所適從。今以家傳式多士受公之教者。不自趨庭之訓已也。善乎公之言曰。得意則旁通。泥迹則逐相。由斯言以告天下之爲記誦者。固不必以學步先輩爲迂。亦不必以鏟削時華爲異矣。公存心忠恕。其後必昌。吾又因序公之文而併及之。旣見公之兼材。而又以見生平所誦習晉江兩先生爲古今文詞之宗。欲盡聞其流風遺韻者。殆必至於今而無憾也。

溫伯芳近藝序

丁丑冬

古今世道人心之變。始乎質。終乎文者。勢也。文章亦然。始於樸。未有不日趨於華。善爲文者。反是。始於樸。漸入于華。要歸于返樸。是說也。蘇文忠公先之曰。漸老漸熟。乃造平淡者。是已。然必曰。非平淡也。絢爛之極也。平淡乃絢爛之極。則世之自號爲絢爛者。不僅平淡已乎。然予爲舉業。至年三十而始知平淡之爲高。至年四十而始能爲平淡之文。蓋學問漸克。識思愈進。筆力愈勁。視世人所自號爲絢爛者。不啻如鮑

魚鱗草而已。丙子過虔，得讀伯芳溫子近藝八首，觀其文卓然自立，不逐世趨。其筆力堅老，如蒼松古柏，心甚畏之。蓋予不獨佳伯芳能以平淡爲絢爛，而獨謂伯芳之年如是，其文已如是。視予三十四十而始能爲平淡，相去遠矣。文章之質勁，無過於西漢，而自號爲絢爛，莫甚於六朝。非韓歐大家力返之，世安知質勁之始爲西漢，而絢爛之僅止於六朝也。伯芳古文尤與予合，故其舉業由於讀書得力者如此。伯芳尊人元卿與予同舉於鄉，元卿少慧，有神童稱。九

歲屬文，與其弟九卿皆以文章名。家世淵源有自，因併述之，以告天下之知伯芳者。之說行天下，靡然且趨於異端。當是時，修明程朱之學，與其徒力諍而勝之。如距楊墨，斥佛老者，在閩則張襄惠，在江右則羅文莊，兩先生之力也。雖其後邪說愈盛，諸柄人盡用，皆出其護教之人，而一時從祀中阻，使聖道如一綫未絕。後進知所從違如。神廟初年，御史石公楨給諫趙公思誠皆言人所不敢言。實兩先生關其端，至於長樂，以目寇環，捕鄭公而爭王。其說行天下，靡然且趨於異端。

其文卓然自立不逐世趨其筆力堅老如蒼松而獨
心甚畏之蓋予不獨佳伯勞能以平淡為絢爛而獨
請伯勞之年如是其文已如是視予三十四年而始
能為平淡朴去楚矣文章之質孰無過於西漢而自
號為絢爛莫甚於六朝若韓歐大家力返之世豈知
質動之始為西漢而絢爛之體止於六朝也伯勞
詩文以奇天不文賦時英峯
蕙盛文與其弟其與昔以文章奔表其間就言自因

張伯美四書稿序 戊寅春

國朝理學之傳至正嘉而王氏之說行天下靡然日
趨於異端當是時修明程朱之學與其徒力諍而勝
之如距楊墨斥佛老者在閩則張襄惠在江右則羅
文莊兩先生之力也雖其後邪說愈盛諸柄人嚮用
皆出其護教之人而一時從祀中阻使聖道如一綫
未絕後進知所從違如天神廟初年御史石公櫝給
諫趙公思誠皆言人所不敢言實兩先生開其端至
於長樂少司寇環浦鄭公疏爭王氏從祀特引文莊

困知記襄惠小山類稿以爲証予於困知記註習頗
詳常欲取其條貫類入攻王氏斥佛老者擬獨爲書
冠之蒙引存疑之前使天下後學爲四書舉業者無
爲王氏所惑而嘗以未得讀小山類稿爲恨今年春
乃得交其玄孫伯羹伯羹攻詩古文詞尤精舉業讀
其文宏肆排盪奇變百出而一以程朱爲宗無所爲
王氏學者或曰襄惠公之教則然而予以爲未足盡
伯羹也夫士不能習高曾之規矩則子政不能行其
異同於穎叔况其他乎然則苟不爲王氏學者吾有

以觀其自得矣王氏之學無他其人束書不觀遊談
無根必樂簡易凌躐階級而言超悟其高者不過悍
然不顧而以不學爲安以不求於心爲得蓋王氏之
學不獨便於籠蓋矜倨包藏利欲之徒而尤便於空
疎不學者使之恬然而自足若其人日以讀書窮理
考訂古今爲事其於聖賢之義毫分縷析而不能已
則其視王氏之學與佛老之書徒見其淺陋而無味
狂惑而無稽未有爲其所動者也然則伯羹所自得
愈可知而襄惠公之學百世而下思其功者亦可知

文較今日之爲金壇者固有間矣。鄧漢長爲晉伯先生之子，文師家學而兼有其鄉先達，讀其文寧靜肅穆，遠澹清微，誠有如介生所推者。而張公亮又謂其禁西江東海而成文，夫禁西江東海而成文，此吾所謂金壇與金壇合也。天下事勢分合，何常之有，要以當理爲宗。若漢長之業在漢之六四矣，然則漢長爲文視今天下何如也。

傅伯子四書稿序 戊寅夏

今天下言文章者衆矣，然吾以爲文之至者，至於文而止。制舉業之稱爲文，與詩賦紀傳序志之稱爲文，皆以文爲至也。而又曰經國之業在焉，何也？吾嘗思之，文之篇章當考古而文以經國，則當證今所謂證今，非獨詩賦紀傳序志而已也。雖制舉業亦有之，其氣象與理皆是也。至於經國之文，則當代尤重在令甲，非詞臣不得諡文。自其太祖設弘文館，與文淵文華之稱，而殿閣坊翰皆以學士蒞之，豈姑舍德行言

語政事之科而獨以游夏名其官歟蓋謂四科必待文學而全也然吾竊意其文一切代言敷奏政教號令所以訓勅百官威約四裔與夫制詔冊命尚循世俗所爲四六之規齋醮青詞間雜浮屠老子之說疑一文士能辦之其所證據亦民間載籍所有爾而必使之習讀中秘發金匱石室之藏又多積年所而後至其官然後知祖宗朝深意存焉蓋欲其稽按先朝典故不獨考古也而使之盡讀人間未見之書吾所謂證今殆謂是歟然又以爲有作而任其事坐而

論之之異也又以州縣之吏入讀中秘則近制尤密矣由是觀之士不素學而能當從官大臣之列學不考古證今而能爲經國之業者未之有也吾因是而以權衡今天下之爲詩賦紀傳序志者又因是而於學而至於文則文之能事畢矣吾友傅伯子爲制舉業勃然而雲蒸蜷然而龍變鮮芳吐而藻實孚吾所謂至於文惟伯子足當之夫理道之蘊性情之事言之常患其朴畧而拘謹將以行遠而盡飾又慮其

韻以肌掩巧以力奪今且如觀佻圃之積玉而奏刀
游刃以盡其長蓋伯子窮古之變泚濫於縱橫浩博
之書而居室遊御鴻顯高壯皆足以練漬其神明又
從先大司寇家乘之餘日聞今相國過庭之訓
多識典故叅稽先達之遺論吾所謂考古證今者宜
其文之通達治體博碩丰容以至於斯也天之所以
厚伯子者至矣故吾爲之弁如暢言文之說而此然
則爲文者必至於文而止而有文章經國之任者其
亦顧名而思義也夫

瀛社初刻序

戊寅冬

瀛社初刻爲友人吳山佺煥璧黃良治虞芻翰立生
中立陳子蜚英龔叔升俊選珥惠甫僑六君子新舊
課文若干首刻成予當序其簡端嗟夫文社之煩莫
過於今日而其衰也亦莫甚於今日此其罪有所自
始始在先達予嘗序孟旋方公文所借慨有門庭狹
而意氣肆門庭狹則風流不接意氣肆則士友不附
之語追憶予言且二十年矣其驗有如責券以符今
人者若夫風流頓絕而扶義立言孳號其衆卒能自

見於天下則孟子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也。以予耳目所覩記有以人敗有以天奪是二者事勢相激使然固無足怪因憶兒時從外姻得讀介庵章公所手丹五經四書大全見其楷書硃跡半畫凝香因嘆先輩宦退林居留心章句之學如此及稍長聞其一二軼事其門人有貧而貸於縉紳者奴子索貸踞坐其堂訴於公公昌言其過縉紳以愧見公而焚其券其門人後亦爲大老事雖小然亦見先輩師友護持之際如此其後予既壯得從若士先生遊先生

坦易直截每見必留隻鷄樽酒脫粟之飯縱言古今眉目恢諧皆有文章蘊籍先生逝而風流盡矣士子見先達應門投刺外更無過從居恒非以郡邑居間相請托以求田間舍相連染士更無持所業請益於先達之門者門庭之狹意氣之肆此夫以人敗者也若夫以天奪則亦有之矣當神祖之季馮具區李本寧黃貞甫數先生間奇幾遍東南是時文網尚寬海內尚稱乂安門生故人持數先生一刺或致才名傾動或价之輦上要人郡邑有司輒能損其一姬之

費而天下賢士附數先生以成名者時不乏人今禁網愈密天下多事士大夫無能爲門生故人游揚公卿間者文章聲譽風流不接蓋有以天奪者此類是也今六君子者獨山佖與予尙得及若士先生之門而山佖又與田可謝公有忘年之契其於吾郡先輩流風遺韻有及有不及如此而吾以爲此未可數數論也風流不接則必有特立獨行自闢門戶者士友不附則几席之上聖賢之書歛然太平之業具焉卑視儕俗尙論古人以友天下士而成一家言其惟家

傑之士歟夫六君子者吾觀其文或深中而峭削或疏曠而夷猶或磨礪瑩達內外畢見乎號其衆又不自六君子止也吾久失先輩而得際於時賢幸矣太史公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又曰聞巷之人欲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予讀伯夷傳而悲之然未嘗不病其隘也而時誦孟子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以自壯雖然詩不云乎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則今之先達豈真無介庵若士二先生其人哉

平風雨收節候出不出限今古决對豈真無及獵於
 劫夫兼對之士雖無文王辭興以日其雖然其不
 龍前夷勢而悲文然衣書不決其淵出而神臨蓋其
 及論海存立各非謂青德之士強誦其發發其非
 曳公日賊隨報新學概鯽鼠而存益顯又自聞卷
 自六器五五也哥又夫表輩而料烈代報習幸矣
 飛翻而夷辭更譽翻堂數內收惟具辛艱其泉又
 對之士煥夫六器于漆吾購其文更野中而漸備也

四科盛業序 巳卯春

今天下選政之盛莫盛於吳吳多君子非獨師友淵
 源以故去取詳明而所居據東南之會四方所輻輳
 徵材博而為時多暇獨吾鄉以郵寄艱徵文多所浮
 沉而所謂房選者賈人爭先競利復逼時日又不暇
 師友究晰以相從事雖目力專利者為之不能無憾
 至於歷科則異是合諸名選以成選取材博而為時
 多暇疑無不可得志者然所摘皆出名選如摘馬遷
 班椽之書觸目多愛而俯仰二十年間作者皆已入

侍從九列又往往有避顧先達之疑無已則進求之
古學而又有大謬不然者西山之正宗以同時大老
不敢去取爲斷成公文鑑中興以後淳熙以前無所
附益而西山特效之獨怪昭明以撫軍監國之重姚
鉉課吏錄書爲薛映所犄徵材之富如此且兩家去
漢唐皆數百年何所疑畏於枯竹朽骨而濫穢未清
讀者往往多憾惜然則時可爲矣而裁鑿不能盡當
當矣而不能不格於時古之人猶然况士以制舉一
技與近日科名覲面後先暴長護短天性固然雖微

材博而爲時多暇安往而如吾志哉吾友溫九卿初
刻其房選於閭門旣而增之日四科盛業蓋自戊辰
迄丁丑志盛事也且以廣其所收然九卿氣壯甚不
以時貴奪其衡量乃如其所意又不爲名選奪雖斤
斤株守一家之說如予者亦不爲予奪也則九卿之
守可知矣夫斷自所傳聞而所見則異詞古聖賢所
持者大非今之小技比也九卿尊人爲循吏其兄元
卿以神童著名予與元卿同籍因得交其子伯芳伯
芳爲文卓然以先民自程茲選與有勞焉併附見於

此然予於斯論非獨以徵九卿之功蓋又以嘆選政
之難也
昔者大非今之小對也此其與尊人爲師夷其民示
守百味矣夫猶自視而視其民則異時古聖賢祖
亦非守一索之端收乎昔亦不爲守守也限此職之
以辨貴奪其衡量也故其視意又不爲各異事報元
或下正志益事也且以視其視也然此與衆其不
彼其與衆也問門到而併之日四梓益業蓋自以氣
林則而益也則安其而收吾志若吾文圖此與下

皇明史採韻語序

武昌孟誕先取國朝記載上自洪永迄於泰昌摘
爲韻語而疏註其下既成梓矣屬序於予予讀而卒
業曰善乎太史公之言曰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
思也其意叙述古之作者如左丘明之徒以爲皆意
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然則孔子
無論已虞夏商周之書其人皆稷契臯陶周召太公
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豈必皆屈于放逐而後有離
騷韓非囚秦而後有說難哉嘗試論之殆所謂詩非

能窮人、蓋必窮者而後工耶。使太史公遭遇漢武、與平津侯輩進退人主之前、亦安能協六經異傳、勒成一家之言乎。嗟夫、誕先應公車二十年、而不能博一制科、謁選人以青氈、教授中州五載、而置之哀牢、金齒、黎山、怒江之地、拂袖歸武昌、乃克著書、書成數萬言、其指次先朝、明聖盛德、賢大夫功業、置之作者之林、如史遷所云、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是耶否耶。嗚呼、明興二百七十餘年、人文輩出、獨史學不逮古人、天下所藉以見先朝之什一、賴有雷司

空、鄭端簡二書耳。然吾猶恨司空闕誌載、而端簡序述過簡、傳體又多未備、有能繼史遷之業而記注

當代者、尙有望於後之人。若誕先之書、較其義類於二書、孰爲離合、雖然、此不自誕先始也。索隱述贊述之矣。司馬貞以史記貫穿經傳、馳騁古今、其意難究、因爲之釋文、演註、又爲述贊、而終之以韻語、蓋欲約文歸旨、約旨歸書、使讀者由尺寸而得尋丈、後世讀史、遷之書如觀江河之水、波濤洶湧、變怪萬狀、由是而觀、索隱所爲述贊、猶澄湖止水、各有涯涘、片簡之

義已得全意則謂索隱非史記功臣不可也以索隱
述贊推誕先韻語則誕先之志明矣合二百七十餘
年而爲書合全書而爲古四言詩之韻體又復刪煩
取要而疏注其間馳騁亦旣勤矣今而後有緣史遷
而成明史記有緣明史記而爲述贊者其必以誕先
爲首功也或謂誕先胡不爲史遷觀夫遷之自序曰
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迹遷之言未
嘗無韻語也至於律居陰而治陽曆居陽而治陰律
曆更相治間不容翮忽五家之文拂異維太初之元

論卽以六言五言爲栢梁體亦何差異嗚呼遷生西
漢之初比於班書微爲古質自昔已有斯言其絕妻
排此聲律時固使然古今文章升降之際其可執
論乎哉中經余刪定其可傳者遂多一子之分量卽
其名求可以見實與霸威而不孤少遊遊而多風乃
其似也八股之至余猶盛唐之詩之必至中晚先正
之業不安於此時之人心然識者有下蒼江河化爲
鬼魅之憂焉故當擇其兩邊者以爲救善國之士能

述贊推延先韻語則誕先之志以合二百七十餘
年而為書合全書而為古四春詩之韻總又復刪煩
取要而疏注其間馳騁亦既勤矣今而後有錄史遷
而成明史記有緣明史記而為述贊者其必以從先
簡也也或謂誕先胡不為史遷觀夫遷之自序曰
其世贊軒轅固軒然古今文章世刊之烈其可與
對之匹此公壯書端為古質自昔且亦述言其錄
簡以六言在言為而聖贊亦可蓋異即與聖主而

二陳近篇題辭

閱陳興霸兄弟近文凡百許篇余為去煩存少取其
博大堅剛微遠疎秀歸正道而論之合得四十餘首
四十首中經余刪定其可傳者遂多二子之分量即
其名求可以見實興霸威而不猛少遊逸而多風乃
其似也八股之至今猶盛唐之詩之必至中晚先正
之業不安於此時之人心然識者有下若江河化為
鬼魅之憂焉故當擇其兩近者以為救善割之士能
於是編茹其理實而恍然於博大堅剛微遠疎秀之

風尚不墜於臨汝卽以爲十日得太牢可矣

寶綸樓集序

寶綸樓曠者鍾陵寄庵傅公哀其先後經筵義疏代
言敷奏之文而附以生平所著詩文之什一也刻成
之歲爲崇禎甲申而南英以是歲之夏從其冢子伯
治得受而竟業竊嘆以爲論當代之流宜考其歲月
因其人材進退以觀君臣相與之際竊見先帝自崇
禎改元十有七年雖仁孝聰明溫文恭儉同符列祖
而紹聞衣德自肅皇爲多至於監觀損益操縱寬猛
又若儀神祖而更化蓋肅皇帝藻別賢姦方其初政

永嘉一言遇合、恩同魚水、然而以不愛惜人材爲疵、終如帝者、嗣後輔臣材智足、任用之不疑、及其竊弄、槐衡誅竄、削逐赫然、雷霆當是時、市恩易、市怨亦易、而威柄所報、亦如其人、神祖冲齡、懲秉軸者之操切、劑以寬大、言官奏瀆、棄置不省、卽閣臣密疏、部堂公覆、亦留中不報、而予奪進退、獨運聖裁、雖譽人如孔孟、詆人如盜跖、無所用之、當是時、無可市恩、亦無可市怨、而輔臣亦始終保全、先帝操縱、閣部旅進旅退、殆甚肅、皇帝時上意本在求民隱、察貪競、稍懲萬曆

優游之政、而逢迎過甚、如琴瑟之專一者、往往見告上方、勵精求治、無論諸司建白、卽布衣草澤、毛細條舉、皆得施行、因而私門報復、乘瑕伺隙、毀譽訛與、番較輯事、有同告密、禍福之來、莫知所名、市恩者少、而市怨易、故愚以事先帝爲難、當寄庵傳公之在事也、先後大臣、凜凜操切、將事矣、公獨微窺帝指、必以仁恕忠厚爲先、一切造膝密陳、因事寓忠、大約皆培元氣、尙寬大、上心嚮公言、而同直異趨、公亦浩然引東山之駕、未幾而蠲租釋繫、撤登聞、罷厰衛、慨然與天

下更始乃知止雖俞公之歸而終用公之言非獨後
事者推廣之力先帝方懷恩舊德欲再起公田中而
秉軸者不戒於是實政之餘得以乘間附會精神不
以理寇而用彌縫仕局調停物情國事隨之於是論
者皆謂使早用公言則先帝汪仁湛澤不在壬午而
在戊寅以前薄海內外以躋昇平使既用公言而早
還公揆地必能寅恭協贊破黨同伐異之習而專志
寇不不振國威早收富強之效然則先帝用公之言
俞公之歸蓋亦天運非人事也今英子 典金

佐 典之業將在公矣公所爲文自義疏奏

草而下雖吟咏雜著序記東牘世所共習者讀之皆
有優游溫厚表裏性情無絲毫恢張驕吝之氣至於
引經述治規切人主之前和平敦摯如泰山喬嶽不
動聲色而蘊蓄雲雨默運神功之意已具者予不其
論而獨因其歲月考公之進退使後世知先帝之治
所以法肅皇而監神祖之規模大槩因以知公所以
事先帝行仁義之效與先帝所以不竟公之用者相
與容嗟感慨是亦論世之一端也公年力未衰綸扉

著作與他詩文方日盛異時當為公再序之
 事出帝前口美之效與武帝無以不與公之
 海以故燕皇前蓋軌脈之賦對大樂因賦公
 歸離離而共遊其美公之賦對大樂因賦公
 廣精前而燕皇前蓋軌脈之意耳其青牛不其
 得盛貴以賦賦人主文前味平葉葉收泰山
 春到燕皇前蓋軌脈之意耳其青牛不其
 草而工理學和珠珠草味東凱凱則共晉晉
 非典之業陳本公與公他文自燕而奏

重樂軒初選序

陳子惟易取朋來之義題其軒曰重樂且集錄弟子
 課藝合於文章法與其諸父昆弟較習之作以行於
 世蓋憤近日之為舉業者怪妖麗雜思所以正之而
 為是編也竊嘆教士之法廢而士不知通今不知學
 古士不知通經學古而人心喪亂臣賊子接踵於天
 下其害非獨文而已嘗考宋制郡縣教授就舍人院
 受題五道人等者方以其名自省臣而間里句讀師
 必從所屬試經義合理方許為人師然後知宋之理

學文章儼然與三代比隆固程朱歐曾諸君子之加
 而當時師儒之任所輔亦良多矣二十年來舉業選
 政競趨吳中而一時空疎不學結黨橫議如張
 吳箕之徒為之爪牙張吻向余余憫然憂之獨古
 友淡人吳公昌言其故曰一經未通而矢口十三經
 綱鑑節要未讀而矢口廿一史予於是推究其禍曰
 此原伯魯不說學而閔子馬所謂下陵上替能無亂
 乎已而國變起其人甘心無他學不足以定氣
 氣不足以帥志予不幸多言而中賴之靈

聖典向時空疎不學結黨橫議者若嚴霜降而

蟲吟蛙噪寂然無聲邪說暴行之不作正人心者有

以致之也為今之策莫若慎選師儒如前代書院出

長有司常擇名儒主其教事使得吾惟易者數輩當

之而更做元人例一切文籍皆行中書省申呈史院

然後牒本路較刊至於子書之詭誕禪燈之荒謬六

朝之排腐盡焚其書不以引汚士習而舉業選亦準

是為去取因以補教官及督學使之所不及庶幾人

心正而風俗醇亂臣賊子必不接踵於世矣惟易曩

有房選行世士久知向方息影五年而復與其諸父
昆季同人友生合為茲選將篤近以舉遠意亦大有
慨于中乎雖掄材未廣一時習尙未能盡瞭然而用
意亦已勤矣然後知士不博學通敏持論一稟於正
而妄操選評此固有所必誅也因備述之以告
天下之衡量惟易者其弊非安於習者則其弊非

以淫文也今夫策策林樾既助爵取而外獲其
處少雖與其無私不與於其文不亦五人公青
唯其也其李穀不與於其文不亦五人公青



